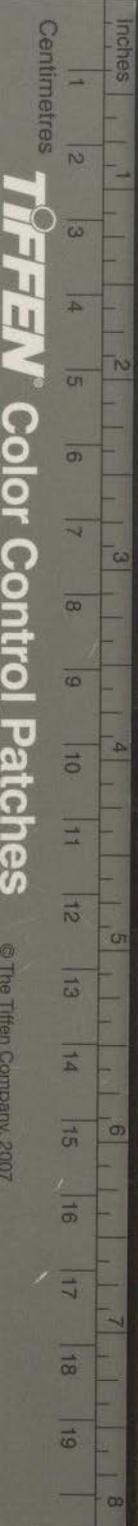


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四十二



四明 姜炳璋 題



昭公十

經

癸未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程頤孟僖子也。獲與僖反。

。娒至自晉。喜得赦歸。故書至。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自杞平公自城杞以來。冬

吳滅巢。葬杞平公。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程頤名莊。南宮嚳。南宮

以甘桓公。甘平見王子朝。補注見子朝之亂。劉子謂長弘曰

寫子朝強盛

實左補義

卷四十二 昭公

之極而下
介衆之詢方
見轉身之妙

此亦士伯言
於韓范而後
得之自始至
寒多方排解
而遂不之曉

不是寫姓負
心正見君子
修其德不
比小人唯恐
其人不知也

士伯不特叔
孫知已且為
主室功臣若
范鞅來是非
又不可知矣
或以立於南
而為疑以士
伯之賢豈同

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度謀也。言唯可心同德則
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無
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少同心也。
時偽泰誓，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
入於鄆。言子朝

甘桓之父平公勸王為子朝所敗，其子忘親事，讎劉子云。
甘氏又往為王危之也。高叔以務德對。大哉言也。古今得
天下不外此語。其器識為當時第一流。豈徒忠有足倚哉。
晉士彌牟逆叔孫於箕，歸之。叔孫使梁其蹊。叔孫家臣待
於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疑士伯來殺已，故謀右顧而
笑，乃止。核呂云：叔孫前日直前不屈之氣，盡消索非也。叔孫

死得明白。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執
謝和。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
而歸。二月，媾。至自晉，尊晉也。按台媾族以尊晉，史官之例也。
為國之望，然豹遇趙孟，則以賢聞而免戮。媾遇
韓范，則危困而幾殆。又可以見晉政之巧，陸矣。

叔孫事事周匝，精悍梁其蹊。始則從豹，繼又從諾，兩與其
難。固叔孫之親臣，受命待門，亦當時之義士。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蒞臨。周故王知謙曲直，士伯立
於乾祭。王城北門，乾而問於介衆也。晉人乃辭。王子朝
不納其使。朝曲故

此敬王子朝，魯亡大關鍵。前此苟驟納王，至此猶問介衆
者，蓋子朝工於辭說，鼓動衆聽，其黨日盛。而晉頃亦為之

魏子之妄立於城門何由知其南面乎

動及景伯親至王城而衆口一辭云不納其使則知從前使臣至晉是非變亂也按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其三日詢立君三公州長羣臣百姓以叙進而問焉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問於介衆其亦得古意歟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陰勝陽故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勝陰陽將很出故陽不克莫將積聚也積克勝也陽不勝陰莫然不動梓慎以數窺之曰水昭子以理斷之曰旱而數終不足以敵理或曰日月陰陽之精水旱五行之氣兩不相及非也五行各具一陰陽陰陽變而五行應之安得謂其不相及也又謂陰勝陽是臣脅君之象原有是理若謂二子為隱

語指昭公之孫恐未必然

若王室何四字得之士伯

豈憂字使之知利害又引詩黜恥字使之知善愧期以明年反應上文早字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皆王邑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失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却人亦有言曰後不恤其緯後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恐禍及也今王室實蠢蠢動擾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馨矣惟馨之恥詩小雅魯大器餅小器常稟於器者而所愛器盡則憂焉無絲故孫之說云惟喻周魯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韓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為明年會王室之亂三年子朝定京都遣將攻掠城邑而東王曰微士景伯介衆之詢邪正判然自當立舉義旗而坐視君父

賈注補卷四十一

之危晉人可誅也。大叔至晉，范獻問及富，有不安於心者。大叔命意謂此時鄭人服晉既久，今又朝晉，以晉能庇已也。王室蠢動，絕不加恤，鄭或有難，安望莊子寧事齊楚，毋使禍之及焉。蓋意在王室，却不在從王室上落想。名義不足以動之也。從鄭翻出正義，以為從此諸侯在晉廷者，無人譬如人肢體麻木，不受針灸，惟於稍知痛癢處急下一針，於是應手知懼。懼者懼其失也。勇乎為黃父之會，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秋八月大雩旱也。終如如孫之言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出於河。求福甲戌，津人得諸河上。珪自出，水險不佞，敬王以溫人南侵，晉以溫人助敬王南侵，子朝拘得。

雪汀曰自此樂聖漢務紛紛史策

王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不佞與之東營，得玉故典之邑。

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畧行也，行吳界將侵之。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

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也。名之吳踵楚，踵楚而疆易。

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犇勞王於豫章之汭。水越

公子舍歸也。王乘舟，舍及壽夢。越太帥師從王，王及圍陽地。

而還。孔疏：舍與壽夢，越也。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

還。鍾離不書，告敗畧歸義，吳子適死於巢門者，則吳之世沈

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守巢鍾離也，然吳人無復離之志，邊之卒去此三十餘年矣。

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大雅厲，梗也。

王之謂乎。為定四年吳入郢傳。

將其亡邑而反得志文勢曲折

入正文

越使歸舟壽夢從役振旅而歸稱心之至而二邑竟滅則
 戍言驗矣又謂亡郟之始蓋四境國都之守四竟不保則
 國都危矣引詩厲階隱刺無極每篇寫吳人得志至此忽
 兩點越人以見吳人殘忍適與楚師入郟高於此而召吳
 之人未嘗不隨其後也

經甲申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

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有鸚鵡來巢解此鳥穴居不在魯界故曰來。秋七月

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也言又重上事。九月己亥公孫于齊

次于陽州齊魯竟上邑未敢直前故次于齊侯唁公于野井

禮也按今山東齊河縣東齊河北岸。冬十月戊辰叔孫

婁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宋地按河南杞縣

立。十有二月齊侯取郟以居公也。肯運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者師樂大心見之語

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樂氏之太宗也身昭子告其人曰右師

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唯禮可以貴身

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賤人能有禮乎

無禮必亡為定十年來公享昭子賦新宮詩昭子賦車轄

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以配昭子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

子右坐於西東上小臣設公席於左昭子賦車轄

西向賓南向也今使昭子右坐令在宋語相泣也樂祁佐

禮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哀

桐門便為
 季孫官略

穆帝就語是
 有要事相商
 恐聞於外人
 耳情景如畫

賈注前義
 卷四十二
 二格公

下節明日二
季最著眼此
一段商酌在
初至之時而
明日方燕飲

季字收泣

而樂哀而樂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情血也。爽明也。
為魄心之神。魂去之何以能久。為此卒傳。季公若之姊
明屬陽為魂。魂去之何以能久。為此卒傳。季公若之姊
為小邾夫人。同母。故曰公若姊。生宋元夫人。外。子之生子以
妻季平子。昭子如朱聘。且送之。平子人臣而固。公若從。從昭
謂曹氏。解曹小邾姓。勿與。魯將逐之。宮。權。臣。之。謀。不。可。三。人
共昭公欲逐季氏。其謀未發。先使吳國。聞。曹氏告。公。告。樂
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乎。平。子。魯
君喪政。四公矣。喪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朱之有也。國君是
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詩大雅言無。魯君失
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孫傳。為下公。
此為婚如宋傳。以中段為主。婚與平子皆國正卿。季孫以

聘宋為名而使昭子為已逝婦。儼然以國君不得親迎。使
上卿逆之。之禮自處矣。此不符昭公係齊而後知意如之
無君也。首段以右師引也。見叔為季逆。是卑其大夫。且自
賤其宗也。無禮必亡。子孫之微。豈待易虎囚。桓之日哉。及
既聘而享車轄之賦。已成昏也。明日宴飲嘉禮也。相與對
泣。即樂而謂其可樂而哀。而所以哀之故。則未之及。傳於
是。追叙公若言昭公欲去季氏。此在成昏宴飲之前。夫乃
知昭子之甘為季役者。蓋斯時公與意如之隙已成。濟國
有心助君無術。因以此行謀之。宋元元公有感於樂祁之
言。愛莫能助。主賓相語。而不知其涕泗之橫流也。厥後婚
卒而宋元以納公自任。非不負前言於地下哉。或云元

錄玉室匯其
軒後

於寢于枕戈
之會問揖讓
周旋之禮便
不知禮

公既知季之不臣何以愛女妻之不知從前納吉納徵諸
禮已備今特使人送女耳詎可失旨於魯曲練之行尤見
天理之正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趙簡子趙合諸侯之大
夫輸王粟具成人曰明年將納正納王於王城補生又曰明

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律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
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言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

禮天之經也經者道地之義也義者利民之行也行者人天
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因地之性高下剛

性生其六氣謂陰陽風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酸鹹甘辛
也生其六氣謂陰陽風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酸鹹甘辛
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也章為五聲宮商角淫則昏亂民失其性

滋味聲色過則傷性疏云老子云五味令人口爽五
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言其過耽則有此病是故為

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為六畜馬牛羊雞犬五牲麋鹿麀三犧祭
地宗廟三以奉五味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

若謂之儀儀者法也若謂之儀儀者法也若謂之儀儀者法也若謂之儀儀者法也

杜分華蟲為二華為草華為相虎為宗廟之常器也九取毛六采畫
為雜也加以宗彘謂即虎雖宗廟之常器也九取毛六采畫

赤與黑與黃皆相次謂之青與白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
赤與黑與黃皆相次謂之青與白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

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章白與黑謂之章白與黑謂之章白與黑謂之章白與黑謂之章

音六律以奉五聲解見二為君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
高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為父子兄弟姊妹男

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妻父曰重昏曰媾父曰姻兩婿
於天文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功曰為政在臣為事民

伏好惡兩層
誦法畧變

簡云喜怒申
好惡

好惡申哀樂

王或菴曰此
傳章法甚奇
謀王室主也
論禮賓也但
以太叔論禮
其備而謀王
室無事可詳
遂成倒賓作

主之法以禮
禮為中權謀
王室禮之大
者借為前券
不恤王室無
禮之大者借
為後勁倒之
賴之轉移也

謂之福善

卷四十二

十

德教務其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震
要禮之本也聖人作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亨民有好
刑戮以象類之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亨民有好
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山六者皆稟陰陽是故審則宜以
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有歌舞喜有施合
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
信以行賞令以行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
罰皆在審而行之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
惡物哀也哀樂不夫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稗解哀
其正乃能則天因地和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
叶於陽生陰殺之性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
之紀天地之經緯也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
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
其性疏云性曲者以禮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采樂
直之性直者以禮曲之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采樂

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二王後若之何使客晉士伯

曰自踐土以來在僖二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

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

可乎右師樂大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

亡奉君命以使用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詳大焉言不善無

定十年宋樂大心出奔傳

天王播越四年竟直同室之人鬪者而不被髮纓冠救之

無人心矣乃王室為朝不謀之之急而諸侯有既日愒月

之安躬不就赴委之大夫雖輸粟具成茂禮甚矣况如宋

之勉強受事乎故經不書謀王室但言十國大夫之會壹

若不知何事而會者而傳於中段詳叙論禮何也蓋王室

之亂晉以盟主擁兵坐視宋為上公不肯受牒子太叔以天經地義民行大聲疾呼使之曲直赴禮以成人而說者謂干戈擾攘違言禮教不知此正與原伯魯不悅學參看

不學則上陵下替而無禮止不知禮下不知學故助亂者眾王室所由亂也前鄭伯如晉以利害怵之始為此會茲復於天性本原上痛切指陳有禮則生無禮則否振其沈魄而使知君父之尊親非由外鍊禮明則亂自定故齊將為陳氏晏子告景公亦以為惟禮可以已之也春秋大旨歸宿於此豈徒為權臣佩服已哉

鷹字通用六
鷹字而不
鷹字可見
鷹字非人工
天巧純是一
片天真爛熳
為後世史載
童語之祖

諛辭必韻 公出辱之 言鸛鶴來則 鸛鶴之羽 林解羽 公在外

野往饋也 之馬鸛鶴 珠珠 張行貌 公在乾侯 徵秦 與禘

內鸛鶴之巢 遠哉 遲遲 稠父 喪勞 未父 以驕 稠父昭公死外

公代立 鸛鶴 鸛鶴 往歌 來哭 昭公生出 童誰有是 今鸛鶴來

巢其將及乎 將及禍也

張元德曰 邵子曰 天下將治 則天地之氣 自北而南 天下

將亂 則天地之氣 自南而北 鸛鶴不踰濟 而至魯 豈非自

南而北之驗哉 當此之先 楚雖為列國患 而齊晉猶足以

抑之 自此之後 晉伯不競 吳越皆迭主夏盟 諸侯斂衽事

之 馴至大亂 知鸛鶴來巢之祥 不特昭公出奔之兆也

鸛鶴鳥穴居不巢於樹 何氏曰 宜穴而巢 權臣自下居上

之微也公卒為季氏所逐
秋書再雩旱甚也折哀書之明其旱甚又雩也公羊謂聚衆遂季氏遠矣

豐氏謂孔子時年已三十五矣譏公不能用夫子以消旱災然子家羈曰在側而有謀不納安能用聖人也

初季公鳥子庶叔父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

亥即公與公思展季氏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治其室及季

如公鳥妻鮑與饗人言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湫

魯大之妻秦姬也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

甫平子曰展與夜姑將要余以非禮秦姬以告公之子弟公

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

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醫勿內日中不

得請有司逆命執夜姑之有司也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

平子固望意如信公若有盜嫂之心與展與夜姑同辱季似

橫無君季邱之雞鬪季平子邱昭伯二家相季氏介其雞鄭

此為公孫於齊至叔孫姑

不聽異言而不復也

三毀首言季氏之博殺次

罪案已具至

之微也公卒為季氏所逐

豐氏謂孔子時年已三十五矣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

亥即公與公思展季氏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治其室及季

如公鳥妻鮑與饗人言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湫

魯大之妻秦姬也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

甫平子曰展與夜姑將要余以非禮秦姬以告公之子弟公

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

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醫勿內日中不

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

平子故弗納蓋淫婦讒構與趙明妻樂盈母相類而意如專

橫無君季邱之雞鬪季平子邱昭伯二家相季氏介其雞鄭

季孫非不當
討而倡之者
公若和之者
邱孫賦孫成
之者公為公
果而孟叔雨
家皆不與聞
故以子家
之言勸

安頓叔孫為
下文駭戾伐
公出脫細心

三弗許與三
怨歎仍仍以
子家歸所專
俞云隱民政
食田常具齊
三家分晉智
為此
同求將合將
猶孟叔雨家

三語是三家
主腦

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弟皆公為
奔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
執之亦無命也無言執之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
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僚
小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告邱孫邱孫以可
勸告子家懿伯子家羈莊懿伯曰讒人以君微幸事若不克
君受其名受惡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
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去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
不獲死乃館於公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宮以自明呂說此
下面雙俸與左右二三大叔孫昭子如闕魯公居於長府
夫挾私怨而謀安能成事叔孫昭子如闕魯公居於長府
名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

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
弗許魯城南自有沂水平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
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窮困為
之徒者衆矣日人惡作弗可知也起叛君助季氏不可知
怒不可蓄也季氏蓄而弗治將淵積蓄民將生心生心同
求將合附注謂則君必悔之弗聽邱孫曰必殺之
言出於口停待數月其備如何不素何故公遂入季門季猶
不覺此見季氏機謀之深歎歸咎於公能入其門而不能登
其臺足見季之備於內者深矣公君臣以為雖手可取唯子
家驕識公使邱孫逆孟懿子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駸戾言於
其衆曰若之何莫對乘疑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
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駸戾曰然則

賈左補義

卷四十二昭公

二

二氏即不助
遊季氏之卒
赤足逐公不
適欲師非于
三氏已避其
名耳明為二
民却暗為季
孫到水窮山
盡却仍以子
駑折轉謂
田一條便路
不至此不從
愛母不此

此敘總哨公
于野并齊侯
侃侃若真能
討賊而仍以
子家驍折轉
言之太易已
無踐言之志

此又為八年
中處處阻公
伏朕

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陷公闕也陳傳言公徒釋甲
執冰而踞言無戰心也水積左蓋或云積左
氏伐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
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
負罪以出君止使君非君本意者意如平子之事君也不敢
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賊係如嘉謀謀所奔且遂行已亥公
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信於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
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於平陰為近故也補正近謂近
野井近齊即氏曰齊侯言為近魯之故使有司先待平書曰
陰將自往迎之而魯侯已至於野井此寡人之罪也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
下之禮之善物也物事也謂先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

社二十五家為社于社二
以待君命待君伐季寡人將帥能

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

天祿不再孔說謂得齊于天若昨君不遇周公以魯足矣接

魯公所封之失魯而以于社為臣誰與之立孔說既失魯國

於齊從君者皆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

者將盟載書曰戮力盡心好惡同之信明罪之有無繼裕不

敬從公無通外內技以從公不有罪以公命示子家子子

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不使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

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按言吾或欲通外內之

出奔命公自歸魯而諸臣以為皆有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

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

實三首卷

卷四十二

三

齊何意也
備云叔孫不
出廢兵之兵
必寢

此段敘緩
孫姑卒

有吳者不從
叔孫也無以
見公故一死
謝之
自公孫于齊
至此叙公不
復之由

何為而何守焉此附注而何必守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

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

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

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

前者執之叔孫謀者知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

轉傳安衆安助季伐公之衆也昭子曰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

可知叔孫不如開亦不能伐季氏也昭子曰公則獨公左師展告公公

得入從公伐季氏者不得人昭子曰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

使昭子自鑄歸兵伏平子有異志昭子曰公徒將殺昭子

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辛昭子欲兼存叔孫相為

唇齒而已使能以已邑為公邑已徒為公徒外請齊晉之衛

以討季氏季不為修乎使齊晉果援季氏亦不過能亡而已

惜其蔽于患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展魯大夫



輕歸疏云劉炫云欲共公車騎而歸此駒馬之漸古者馬以

駕車不單騎也曲禮前有車騎此漢世書耳補注公羊傳齊

侯信公于野井言以鞞為几與此言

乘馬相合則當時固已有單騎者

傳以子家羈為樞紐前叙三怨發難賊邱鞞以為奉君命

討賊臣名正言順而子家直以讒人抹煞之蓋意如有可

誅之罪而諸臣非討賊之人且政在季氏而二家不與事

讀五首

卷四十一

七

已明。意如賊臣也。子家勸君歸國。甘與比肩。事主何哉。蓋季孫援結晉臣以制其君。其助臣辱君。公之積憤非一日。是以不之晉而之齊。然齊之臣猶季孫也。安能納公。故意如有改顏之說。將用以爲歸公之地。其所以不歸者。則在臧孫載書數言。蓋諸臣與季爲讎。倘齊晉討賊。則定策之功同於再造。如季孫改事歸君。則諸人勢難同反。故必繼繼從公。此全爲身謀。不爲公計。八年中處處阻抑。不外載書數語。若公徒者。從公之士卒也。嘗執水而踞矣。其合力阻謀。皆諸臣使之也。平子有異志。一語爲後七年圍成。成拒居。鄆鄆潰。鄆陵徒盟。會邕無益。諸傳之綱。出奔之君。得以反國者。以其中有故君之人也。若意如爲主。而二

氏助之。他如子服氏子叔氏皆受制三家。無敢爲異。則民皆其民。臣皆其臣。舍子家昭子外。更無第三人。子家從亡。昭子已死。是以不必有立君之名。而儼然主也。公伐季孫。使邠孫迎孟氏。時孟氏未有專屬。不敢顯然伐君也。登高望見叔孫氏之旌。方知廢戾助季。遂殺邠孫。併力伐公。是昭公之孫。不可謂非叔孫氏之力也。昭子歸自闕。使畧出其逐。豎牛拒晉卿者。縛強彘殺之。因以討季。固自優爲。然而早知其不能也。其曰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夫逐君之賊。九世之族。將廢夫誰爲。其子孫而祀之。則其志欲存季孫。非欲討季孫也。蓋無季氏。是無叔孫。一語淪入三家之髓。欲全吾君。又欲保季。以全吾宗。忘君不義。背族

不祥勢。不得以兼蓋。故未事而涕泗橫流。事至而萬難措。置迨為季孫所賣。而名義至重。臣罪當誅。不得不出於匹夫之輕其生矣。故謂昭子為詐忠者。謬也。可以愧何忌之忘君。而謂其明乎國爾。忘家之大義。則豈不如子家駒。嗚以立後而飄然不顧也。

壬申。尹文公子朝步於堂。原羣策東管。敬王弗克。尹氏兵力甚強。所過必克。而東皆屬。能拒守。猶見大義。在人。

厲云前破華

向之亂深痛

于心欲為魯

誅賊臣以伸

大義固天資

亦經歷

便於將行

不意竟死屬

前定亦印不

悔藉口

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請夢大子樂即位於朝。已與平公元公服而相之。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謂華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

領以破。唯是編柎。楫中答林也。編所以藉幹者。幹微請無

及先君。欲自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

敢知。昵近也。降昵。食之謂損。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

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

其死。君命祇辱。言君命必不從。公行已亥卒於曲棘。為明

印據語起本

宋元不顧昏姻之好。為納公知晉。高出齊晉遠矣。故卒於

宋地。而魯史書之。蓋予之也。情緣其命葬無及。先君一言。

宋自文以來。始用人殉。厚葬。於王禮。元公欲自貶損。盛

德事也。仲幾不能將順其美。可勝浩歎。然傳不叙葬。宋元

公之下。而大書於此。以見元公明知此行不歸。而志在納

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為明年楚于居卒傳

熊居末路。惟有築城築郭以備吳而已。

經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冠翹三月。三月公

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孟氏邑不書齊師。秋公會齊侯

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地。不復主盟。公至自會居

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王。冬十月天王太子成

周傳言王入在于朝奔後經在前者于朝來吉晚按已踰年

也。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一傳召伯召伯與也。詳說

名為

傳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上圖書取

齊侯取鄆為已有以居公也。及二十九年鄆潰而鄆田遷

非魯有定七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虎敗奔

齊而鄆又入於齊矣。至十二年三田之歸而始為魯有焉。

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逆賢侯之治命踵先君之侈妄其所為禮乃宋人之禮。而

非君子之所謂禮也。

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言魯地也四字直注到三十年經書公在乾侯。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杜解豐賈二人以

幣錦二兩。二丈為一端。端為一。綽一如瑱。卷使如充耳。易

反。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庚。言若能為我行貨於子猶當為請使

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庚。得為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庚庚十

賈左補後

公四

七

齊侯有納公之意如親至

四內

於是先其公
行使委其事
於公子鉏而
後彼此心照
要皆錦幣之
有靈也故行
略一段為全
篇主腦

戰之後公
子組復命另
有一番話俱
包在無成二
句內

儲云只敘數
人數事而齊
不為寇魯不
患寇情事如
畫文之與峭
後史絕响矣

讀本義

卷四

七

六斗凡八千斛臣傳中豐學問瞻敏然知守正高齋以錦示
於季氏而不知效忠于昭公夫輕重之義矣
子獅子猶欲之猶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
幣財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以百兩為數林解子猶受之
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欲行其
示欲盡力然據有異焉異也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
納魯君然據有異焉異也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
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
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
卜知可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甚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
伐否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甚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
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夫齊大帥師從公國非不信然病根
却在梁邱據魯三家良師在千里之外亦成大夫公孫朝謂
能逆知齊侯病根所在而投之毫髮不差以成邑請納質疑
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樂齊師請納質疑

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也
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公孫朝詐齊師言齊師圍成成人

伐齊師之飲馬於淄水者曰將以厭眾已厭眾心不欲使知
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降已不能勝師及齊師戰於炊

鼻季氏師距公齊子淵捷從洩聲子魯大射之中括瓦脊
鼻炊鼻魯地齊子淵捷從洩聲子魯大射之中括瓦脊

繇胸汰軻七人者寸矢入楯凡也胸車輓轆車棘繇過也汰
上而過也胸聲子射其馬斬鞅也死改駕人魯以為醜戾

其俱反一作响聲子射其馬斬鞅也死改駕人魯以為醜戾
司馬也而助之子車捷即淵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

其御曰又之射餘人子車曰眾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
齊夫從野洩即聲叱之實反昌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

亢子欲以公戰禦之又叱之子囊復亦叱之齊無戰心但相
負亡首義

齊夫從野洩即聲叱之實反昌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

亢子欲以公戰禦之又叱之子囊復亦叱之齊無戰心但相

負亡首義

齊夫從野洩即聲叱之實反昌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

負亡首義

周云相護相
情似假似真
豪欲活

不是寫顏鳴
正見齊不加
魯人無畏
耳

讀左補義 卷四十二

此再登季氏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武子以告平子曰有

君子白哲鬚眉甚口孔疏鬚眉也言鬚眉皆稠平子曰

必子彊武子也無乃克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克之敢違季

氏林雍羞為顏鳴右下皆魯人羞為苑何忌夫大取其耳欲

殺雍但截其顏鳴夫之其右見後苑子之御曰視下顧使復欲

耳擊苑子說文擊也林雍斷其足繫遣政反而乘於他

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言魯人皆致

此為公圍成傳經不書會齊侯以齊侯原未嘗至魯也不

書公以齊師以徒有齊師之名如未嘗有師也成爲孟氏

邑卽公之成也公親至成而季孫惲然拒戰猶曰事君如

在國乎季孫首惡也駸戾在師可知叔孫亦至孟叔氏

賊黨也申豐女賈賊鷹犬也而齊軍之討賊者無一非賊

之羽翼然則圍成者獨一公耳故但書公圍成傳曲曲寫

來使聖人一段悲憤之心皆從三字中流出齊侯將納

公命無受魯貨二句頓起而下一大段節節與之相反而

納公之意頓墮方知子家不信二字早已斷定使公子鉏

帥師則據已授意於鉏鉏已偏喻諸大夫夢夢在師中獨

有公耳斯時帥師伐魯未嘗先欲圍成也公孫朝爲季氏

自出一色誘之圍成鉏并不知也以公在行間聊盡人事

未嘗不射彼射中殆此射中馬未嘗不禮禮止一人魯人

誤以子車爲駸戾反助子車子車告以我爲齊人不勞出

力囊帶再叱不遺一矢陳武夫弓竟用舌戰林雍顏鳴俱

讀左補義 卷四十二 昭公

一敗想見盼
晉師之急

洛陽
王城人焚劉
燒劉丙子王伯於褚氏

奮云陡接

命云同一讓
國賊札以嚴
婉子西以嚴

為季孫出力雍讓善而不戰受傷而奔猶能生反鳴冒險
以報德三呼而出如人無人咄哉死子一耳一足缺俘昭
公蓋受命於公子鉏只如此也斯時齊師魯師心目中各
有一季孫彼我暗會遂爾結局而穆公從壁上觀猶以為
真來伐季真欲納我也悲矣

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之師敗王城之師于朝

於尸氏地名在今河南偃師之尸鄉戊辰王城人劉人戰於

施谷周地劉師敗績

秋盟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謀王葬石曰景公

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師敗懼而出庚午次於渠周地按

於萑谷庚辰王入於胥靡辛巳王次於涓萑谷胥靡皆周

按今偃師縣東南有胥靡城滑即在其晉知驟趙鞅帥師納

王使女寬首大守闕塞守之備于朝按今洛陽

先用師守伊闕且絕子朝來路也嗚呼王室大亂五年非

劉單二公晉師雖出將來之於梓魚之肆矣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常欲立子西長庶曰太子王昭弱

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逃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

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怨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言

子建聘之是國有外援秦不可漬也廣慢王有適嗣不可亂

也敗親速難不立王秦將來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受惡賂吾

以天下吾滋不從也也滋益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

賈上甫袁

峻令尹欲市
德而專政故
可句斬截

大書王起師
正名也

建得周室典
籍不止三墳
等書矣故歐
國屈源莊周
之博雅其來
有自

昭王事

在商漢曰此
文可記呂相
建教二字全
之謂命云
二句提起

昭王

昭王

子西語步步嚴峻。非此不足以斬令尹之邪心也。有此一
段本領便是他日恢復改紀張本。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於滑。起師於滑。辛丑在郊。子朝遂次於尸。十

一月辛酉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成。更王子朝及各氏之族。正者有從與行者。故經

逐之而逆敬王。王子朝及名氏之族。正者有從與行者。故經

但書毛伯得尹氏固。為後還見。南宮歸奉周之典籍。以

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名伯遊王於尸。及劉子單子盟。

書伯新還。故盟按盈逆王。不遂軍國澤。陽。今洛。甲戌盟於襄宮。之。晉師

上。隄音低。癸酉王入於成周。今洛。甲戌盟於襄宮。之。晉師

使成公般。晉大。戊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於莊宮。在王城。

十二年。城成周。蓋敬王入王。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見子朝

奔在王。入前。書在王。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

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建母弟。故且為

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於難。則振救之。至於夷王。厲王

愆於厥身。愆惡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於厲王。王

心戾虐。萬民弗忍。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於厲王。王

侯釋位。以開王政。本紀。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疏云。周

名。外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得脫。顧名。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元

年。是其釋位。與治王政也。又願氏。謂漢書。古今人表。汲冢紀

家。備書。呂覽。妄說。道氏。及補正。主之。非是。宜王有志。而後

效官。共立太子。疏云。周本紀。共十四年。厲王死。於。義。二相。至

於幽王子宜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愆夫也。攜王。幽王

禮記 卷之六 觀子馬 言知當日亦 稱其文辭

問。錯。先。王。之。制。禮。云。襄。三。十。一。年。穆。叔。曰。子。野。非。道。則。何。必。於。猛。母。故。朝。不。亦。唯。伯。仲。叔。季。諸。侯。圖。之。閱。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下。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傳。終。王。

晉師克。羣。名。伯。即。反。正。逐。朝。王。大。成。周。轉。危。為。安。不。藉。諸。侯。之。力。晉。之。功。也。豈。得。以。前。日。之。罪。沒。其。今。日。之。善。哉。或。曰。成。周。而。還。其。事。已。畢。而。復。歸。于。朝。告。諸。侯。之。辭。何。也。曰。正。表。劉。單。及。晉。人。之。功。以。發。明。經。義。也。彼。先。叙。成。康。庸。建。母。弟。意。已。注。到。晉。人。兩。提。昔。日。之。兄。弟。以。見。今。日。之。兄。弟。不。杰。也。因。託。為。秦。人。降。妖。以。惑。眾。志。而。深。斥。單。旗。劉。狄。之。倡。言。之。意。正。大。言。劉。單。名。見。首。明。大。義。為。王。宰。紆。患。賴。

此。前。人。也。再。叙。晉。為。不。道。是。辭。是。贊。使。不。殺。播。越。荆。蠻。傳。正。見。前。此。觀。望。晉。入。之。罪。今。日。勤。王。晉。人。之。功。也。末。又。歸。罪。單。劉。贊。私。立。少。極。其。痛。心。傳。正。見。悼。王。雖。少。而。實。嫡。二。公。所。輔。者。正。崎。嶇。萬。難。卒。成。其。志。可。藉。手。以。告。先。王。也。即。其。憤。恨。之。淺。深。以。別。事。功。之。大。小。傳。有。借。人。詆。訾。為。已。褒。稱。者。此。類。是。也。緒。段。點。出。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明。正。其。罪。則。彼。之。媿。媿。先。王。者。正。其。干。犯。先。王。也。彼。時。特。遣。使。以。推。晉。聽。者。卒。見。棄。於。晉。也。斥。之。曰。無。禮。而。子。朝。之。案。定。矣。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不。書。魯。齊。侯。使。禳。之。祭。以。禳。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也。焉。天。道。不。諂。他。刀。反。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

從天說到君
從君說到民
民心所在即

天意所在
公之失德
歲字盡之
於國則在厚
敘穢子家則
在寵嬖下裁
三問三答已
括其中

吾以為在德
句是觀天象
後放心不
語又是開誠
言後問心不
適語

厚云此語如
厚初地

切實指點是
對症良方
我不能三字
是覺而又夢
疾不可廢矣

精出天地與
民字

之何損也按減詩大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共昭事上帝聿

懷多福厥德不回也違以受方國言文王德不違天人君無違

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逸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

故民卒流亡言追監夏商之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

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

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我以為在德對曰如

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太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

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公厚

敘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雅小曰雖無德與女式用歌且

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

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

不及國孔疏國人是國君所有大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

守常士不濫職不夫不得妄施樹已私惠大夫不收公利林解大夫不得

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

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禮義與君令臣共父慈子

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

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諫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

妻柔而正姑慈而從不自婦聽而施禮之善物也公曰善

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

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稟受也宮說人君不受忠言猶可望

也孔子大聖人不能移景公之心景公之不能移

上言天道下詳人事上言脩德下言上禮總以君心為主

景公之不能移

而天意民心皆準諸此。彗者掃除穢惡。天著象以警人君者也。公早聞晏子之言。有微於心。慮齊國歸於有德。固已怵然於已德之無以凝命矣。晏子乘此將平日所欲言而難於顯言者。盡情發揚。明白指出。陳氏公以厚斂敗之。陳氏以厚施取之。曰。後世少惰。見繼嗣可危。曰。國爲其國。見唾手可得。而公欲於萬死中求一生路。則告之曰。禮禮者脩德宜民之實也。大夫不得厚施。只說得一面。必薄斂厚民。使咸得其所。而後強家無從市德。晏子之語未畢。而公謝曰。不能孝子之於父母也。疾不可救。而藥不能已。晏子於公亦然。公之病固在厚斂。亦在嬖子嗣立。致生邪心。故從大倫上立論。君令臣共十事。叠作兩層。諄復不置。正禮

之條目。孔子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脩德格天之大本也。結出稟於天地。以爲民。民心歸則天心享。陳氏者齊之彗也。上禮以修德。則彗將滅矣。何患焉。春秋盟宋。晉霸將息。傳之意。未嘗不慨然屬望於齊也。故昭公之世。載齊事獨詳。景公有志圖霸。而晏子亦管仲之亞也。當此荆楚已衰。晉人無志。言聽計從。天下諸侯至齊廷矣。無如悅而不歸。痼疾難療。晏子於欲諷祝史篇已云。不恤後人。至此詳言之。以冀公之一悟。而公猶以爲未必然也。吾郡周郡山容。以晏子爲鄉愿。且云。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者。斯人也。予以爲不然。平仲蓋君子而未仁者也。述其生平和同之辨。明貴之調。諫誅祝史。勉若脩德。不憚指

斥陳氏得不謂之君子乎而盟惟憂於大官則旋於樂高
陳鮑之聞即謂此於小人可矣然其不失為君子者忠君
愛國之心純然無私之義故時濟變之才皆無愧於仁人
有時而從俗則避害之心勝而全身之慮周也避害以全
其身而不當於理則私志也仁人無私故曰君子而未仁

讀左補義卷四十二終

讀左補義卷四十三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增參
堉 堉 堉 堉

昭公十一

經 丙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初解自公至自齊居于鄆。夏

四月吳弑其君僚僚自立是為闔廬。楚殺其大夫卻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鞞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

十月曹伯午卒弟釐。邾邾來奔者四竊邑來者二魯賈利。公如齊自朝公至

自齊居于鄆之詳說書之非誅叛人實誅季氏也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郟言在外也杜解在外邑故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皆王弟帥師圍潛霍山縣東北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季子

延陵後復封州遂聘於晉以觀諸侯觀強楚莠尹然工尹麋

帥師救潛然麋其名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孔疏都邑之

號與王馬之屬王校人也以濟師濟益也疏云事與吳師

遇於窮窮水按在江西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名

東地今懷左尹卻克工尹壽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遇窮

遠縣東也吳之前至之帥吳吳公子光曰此時也非可失

也欲因其師徒在外告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

王嗣也吾欲求之光吳王謂吳子也故曰我王嗣疏云吳世

未次季札札賢壽夢以立之札不可乃立諸樊卒立弟餘祭

卒立弟餘未欲致國子札札不可餘未卒札逃去吳人立餘

未之子僚公子光諸大夫之子也殺僚而代立世本言事若克

餘未生光謀不足焉九言王嗣是世嫡之長孫也

季子雖至謂聘不吾忘也縛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

無若我何欲以老弱光曰我爾身也言我身夏四

月光伏甲於堀室堀室忽及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

門坐道邊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孔疏說文鍬劍羞

進食者獻體衣改服於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鍬者夾

承之承執及體以相授也鍬及進羞者光偽足疾入於堀

室恐難作王黨設諸劍於魚中以進孔疏吳世家鮒諸

中以抽劍刺王鉞交於胸補注交鮒諸遂弒王補正鮒闔廬

真定肯哀

夷心便是牙
微
馮云橫掃此
筆為未改伏
脈與叙叙孫
昭子如國回

東筆起下

周云季子在
國猶知顧忌
乃與掩餘輩

出曰季子
不至不吾忘
胸中稟稟畢
竟有季子在

孫云寫專勝
離却乃字琢
句鍊工絕
張云專諸此
衆為員非為
光也

儲云觀此知
刑刺劍術之
疎

為詳細則臨
時實劍用筆
便得徑疾

相不討光或以先為諸樊之子宜有國

應起筆

光以其子為卿以鱗諸子為卿呂說當時設備如此其嚴然也。以其子為卿終不免於禍是明知其謀而明陷於禍矣。當也。親如掩餘屬庸使之以成篡弒也。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札使之出聘此光所以成篡弒也。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貝自請也。兄弟相傳而不知力不能討光故云爾。復命哭墓。復使命復位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爾。復命哭墓。復使命復位而待復本位。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獨庸奔鍾吾。遷縣西北楚師聞吳亂而還。宛不取路而還。

王鳳洲曰季札蓋智人也。夷末沒而猶讓彼見吳之俗狠戾好戰而僚以貪煥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妬之資未嘗一日忘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鬪而不能以義剖恩而不忍故熟計而舍之非不得已也。

陳清全曰季子終不受則宜歸之光不當立僚也。秉政大臣置君出於私意立非其立未必不貽禍將來也。

王僚伐喪圍邑大不仁也。一段雄心早為夫差黃池發端。吳既精銳盡行楚亦傾國而禦是吳之不得退在此而光得乘其間亦在此僚就光享備之甚嚴在我者執披以來

承在彼者赤體無寸鐵極寫兵衛為魚中抽劍刺王分外作勢然國之人未嘗不以為可哀也。所賴季子來歸義旗

討賊而兵權不屬相與委蛇此時僚二母弟手握強兵向

難藉以靖亂乃聞亂出走師徒潰散即卻宛乘勝直至吳

都可以正弒君之罪而不忍伐喪不遺一矢傳作三段寫來見僚之所以徒死而光之所以定吳也不書光弒從告

原也

平地風波兩邊播弄

饋云先以危
喉中之然後
進讒惟恐謀
之不效即效
而子惡得禍
也詩云投

不食無極是
以當之
言取賂則凡
無貨不歸已
言談師則死
怨大功不成
皆深中其際
三代之直猶
在人心

一病字結

也

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以直事君。郤將師為右領。官與費無

極比而惡之。惡郤。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

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

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

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

常取五甲五兵，曰：真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曰：無

司馬法弓矢圍父守戈戟助。及饗日，惟諸門左。張唯陳甲

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及饗日，惟諸門左。張唯陳甲

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

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收。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

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名郤將師而告之。告子惡門

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焚之。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

弗藝，令曰：不焚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杆

焉。一把案言民不肯燒之。昔古顏反，杆古但反。國人投

之，遂弗藝也。於地弗舉火，令尹炮之。舉火然之，乃盡滅郤氏

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楚夫及其子

弟皆郤氏之黨，呂說宛有高見，當無極誘時，望望焉若將

陳之旅呼於國曰：郤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

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

病之。極張本。他篇殺大夫，則累在君，而此則罪其用事之大臣也。前書

貴王甫急。他篇殺大夫，則累在君，而此則罪其用事之大臣也。前書

貴王甫急。他篇殺大夫，則累在君，而此則罪其用事之大臣也。前書

太子王弱。此書令尹子常賄而信讒。已提清此義。費無極。兩面構禍。其作用總一律。各極其工。春秋大夫。大抵彼伐。吾喪此。乘其亂而楚獨得兩人焉。聞喪而還。有伐陳之子。襄開亂而還。有伐吳之卻。施誠刑楚之錚錚者也。乃以此為罪。迫之自殺。寬矣。復燔其室。并滅其族。且亦其黨之族。從來屠伯。慘不至此。五雖信讒。何一怒之深也。晉陳之族。一呼罪斥。馱費而曰。令尹盡信。明明以首惡歸之。病之者。恐國人之圖已也。將上面國人說之。國人弗義。等語。隱為收束而已。伏下篇誅無極之根。

秋會于扈。令成周。集注伯圖不競。令。且謀。糾公也。按成周。納公非。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

子梁。宋樂。與北宮貞子。衛北。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

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也。猶女天救之也。休息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

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氏以向已。知而執述之。天之道也。魯君守齊

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魯東。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公雖在齊。言有天之贊。有民之功。有堅守之心。有

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宣用事。君如在國。補注。即後文買馬。此季孫之姦也。杜氏以書。故執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

公行告公。至前之謬矣。故執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執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及辭小國。補注。見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文之志。而

受貨但了猶
受貨猶為炊
受貨直從季
孫說起逐層
此駁為季諱
張為季出脫
云鞅以為難
盡情回覆更
無轉身猶恐
閉鎖不繫以
鞅之願也作
一縱筆忽以
無成死之聞
住使之失驚
目止覺炊鼻
一戰還不是
老成作事也

真三有卷
卷四十三
昭公
五

宋元為納公卒於曲棘其子景公初立奉父之志衛靈欲
以其太子及大夫之子質於諸侯以求納公二公可謂大
義激發矣樂祁犁北宮喜及曹勝邾之大夫皆固請於晉
使正季孫之罪則君臣之義明而賊臣之膽皆落豈獨魯
齊之利哉夫何前之齊以子猶取而止今之晉以范執求
貨而還嗚呼齊篡於陳氏晉移於六卿而未衛雖微猶守
自先祀然則齊晉之君卒為魯昭之導者自取之也宋衛
兩國之衆加以三小國何難討季而必聽命於晉何哉蓋
北宮喜與齊豹作亂國賊也樂祁犁嘗料昭公必逐勸其
君連姻賊臣與晉臣實相符契故二君志在同讎而二子
遷作歸思矣

孟懿子陽虎季氏伐鄆使公不得居也鄆人將戰子家子曰

天命不怡久矣怡疑也言使君亡者必此衆也言君據鄆衆

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况無

鬼神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

敗於且知近鄆也

虜一會而散納公之謀寢矣賊臣知晉卿可恃遂顯然帥

師聲其君之罪而伐之猶曰事君如在國乎方望溪謂此

條錯簡當在二十九年鄭潰之下蓋鄆人敗而潰也即或

未然亦鄆人因此敗畏季氏之甚陽虎復使人恐誘之以

致潰耳則公之無依此伐之力也嗟乎何忌受業聖門而

所為如此豈止鳴鼓之攻已哉家語大戴記叙弟子無何

子家哀慘
之奇正反照
孟懿子之惡
焉云一轉一
痛不知是墨
墨侯

讀左傳義
卷四十一
昭公

齊金病之
來至此益病
吳

御宛陽合終
用總說

御宛陽分說

及子矣子
其危哉純以
利害相心

可為著蔡

齊河洲曰儀
禮有燕禮公
食大夫禮無
饗禮然聘朝
二篇並連享

忌名史記載學禮於孔子與左同至列傳叙弟子自顏回
以下七十七人雖公伯寮之讒賊亦與而獨缺何忌蓋穢
惡其人如陽虎而黜之也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匪者國中莫不謗合尹謗記沈

尹成言於子常曰夫左尹郤宛與中嚴尹陽令莫知其罪而子

殺之以興謗譏至於今不已成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

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

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出蔡侯朱在二十喪大子建

殺連尹奢在二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

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也近無極也今又殺

三不辜御氏陽氏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

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在位無

吳新有君元新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

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

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

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字字刺入前篇子常一病字而鄢費遂以族殉然則天報

讒人卽以讒人之施於人者施之詩曰豈不爾愛既其女

遷斯之謂歟然五族之赤皆子常之播惡也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設饗禮補注諸侯為賓有享食子家

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

請安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寡大夫使宰為子仲之子

主獻獻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

燕食而郊特牲云大饗尚設脩服斷也脩脩也先設斷脩於筵前後設餘饌故曰此天子享諸侯之大享也又大享君三重席而此兩君相見之大享也經記大享卷三牲于類注不入性故此凡享賓客之大享也

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于也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行飲

酒禮而欲使重子家子乃以君出齊侯何以請安以夫人欲見公當居主席故公不在坐也齊景之

宴媒無禮故內寵多而繼嗣無定子家以君出禮也

十二月晉籍秦籍謀致諸侯之成於周魯人辭以難

觀此則扈之會合成周猶非聖人猶有取焉魯才與共事故史無文傳特叙此以見勤王大事而經或不書職

是故也出今于受

經刻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而葬後公如晉

次于乾侯音竟內邑按今直隸成安縣東南夏四月丙戌鄭伯卒公如晉

立六月葬鄭定公三月而葬速秋七月癸巳滕子卒公結立

冬葬滕慎公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杜解齊侯身子家子可有

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欲使大於弗聽使請

逆於晉晉人曰夫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使辱

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言自使使公復於竟而

後逆之逆著乾侯也言公不

頃之昏鞅之賄日在晉延無益而公前此不奔晉者亦以

素遭其辱也子家子據禮爭之恐晉以是為辭耳

晉祁勝與鄔臧二子而通室祁盈祁午將執之訪於司馬

叔游司馬叔叔游曰鄭書古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言

老成謀國

讀左傳後

首句以銷禍
具不聽者楊
食我輩樂息
之也

陳罪貫盈

大錯 中有
食我在

為云前叙而
盈後叙食我

中間束上落
下忽將兩人

總結斷作
而頭樞紐後

却另叙更不
迴抱此合傳

中之變格

周云元妻絕
祀令人毛骨
俱悚

又云生龍蛇
有羊舌氏危

舌氏滅此母
刻刻為羊舌
妻宗祀至首

言之不事

卷四十三

九

正直者實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言世亂詩曰民之多辟無自
多徒衆詩大雅疏云刺厲王辟邪也辟法也無姑已若何盈曰
立辟道之世法不可為言土同僚下音璧也無姑已若何盈曰
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無言討家臣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
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以專其祁盈之臣曰鈞也同將皆死
慙使吾君聞勝與滅之死也以為快之者乃殺之夏六月
晉殺祁盈及楊邑叔向食我伯石向子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
故殺之遂滅祁氏羊石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
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德員氏矣言父多
庶子鮮少何記言其種之不姪其母曰子靈巫之妻更殺三夫
宜子也古者妾媵皆其姪姊其母曰子靈巫之妻更殺三夫
陳御叔楚襄老及巫一君公陳靈一子舒微而亡一國也陳兩卿
臣也時死臣已死一君公陳靈一子舒微而亡一國也陳兩卿
矣行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
子之子子貉亡白反之妹也子貉早死在宣無後而天鍾
美於是鍾聚也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古諸生女
黥黑美髮為黥而甚美光可以鑑髮膚光色名曰京妻以
故樂正后夔之君長樂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饜忿類
也無期謂之封豕也封大有窮后羿滅之篡夏夔是以不祀且
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
生以驪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異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
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則義向誠不欲
誦爲君誦之則伯石始生子容之母伯華妻走謁諸姑母向
平公亦不強使伯石始生子容之母伯華妻走謁諸姑母向
曰長叔姒生男為姒婦自以身之長相相謂也長叔謂長婦
其妻年長於子容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
之母故稱長叔姒以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

子之子子貉亡白反之妹也子貉早死在宣無後而天鍾
美於是鍾聚也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古諸生女
黥黑美髮為黥而甚美光可以鑑髮膚光色名曰京妻以
故樂正后夔之君長樂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饜忿類
也無期謂之封豕也封大有窮后羿滅之篡夏夔是以不祀且
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
生以驪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異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
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則義向誠不欲
誦爲君誦之則伯石始生子容之母伯華妻走謁諸姑母向
平公亦不強使伯石始生子容之母伯華妻走謁諸姑母向
曰長叔姒生男為姒婦自以身之長相相謂也長叔謂長婦
其妻年長於子容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
之母故稱長叔姒以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

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祁盈為祁奚之孫。食我為叔向之子。有過當十世宥。何至
遂滅其族。然兩族之滅。滅於食我也。勝滅亂內。盈執之。是
也。荀躒受勝之賂。晉頃納躒之讒。為臣執主。綱常絕矣。夫
盈之執其臣。原無與於國。而盈之臣。遠殺之。則已及於亂。
當此六卿樹黨。志在并吞。同列世家。大族斤斤自守。猶懼
不免。况於抗君命而誅殺哉。傳先叙叔游之言。已反照食
我。食我黨於祁。為盈之臣所親信。能如叔游則一言自可
止亂。即止之不從。羊舌之族無恙也。乃陰為之功。而主其
事。於是遂殺勝。滅荀躒。乘機而滅二族。嗚呼。酷哉。傳深惡
食我。詳叙初生之不善。痛斥之。蓋深慨乎賢大夫之後。玉

石俱焚。而同歸不祀也。偃句趙武為政。田已裁斷。而請
於君人不得與也。至韓起而政出多門。荀躒士鞅輩皆得
受賂。不由政府。而直達其說於晉侯。風益下矣。傳歷叙衆
篇。隱與襄三十一年。穆叔之言相應。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魏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按。鄆

先叙十縣次
叙十大夫隱
然見二氏之
屬已侵六卿
之臣交虞未
段長有後於
晉意正與此
圖也

西介休縣東北。祁。今祁縣東南。平陵。今文水縣東北。梗陽。今
清源縣境。塗水。今榆次縣西南。馬首。今壽陽縣東南。孟。今孟
山。俱屬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按。銅鞮。今沁州西南。平陽

屬山西。俱司馬彌牟為鄆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
陵大夫。魏戊魏舒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知盈為塗水大夫。韓

固韓起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按。孟丙一作孟丙。補正

夫孟丙邑。以其為孟也。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孫為平陽大

大夫。而謂之孟丙也。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孫為平陽大

一段總揭諸
人得封之故
氣方團結否
則換散無紀
矣

俞云前經
從總收中兩
段於十人中
喪亡六人又
於六人中提
田兩人變換
有法

此時通家勢
大分晉之局
入皆知之故
以爲近文王
而彼亦居之
不疑

竊王逐朝由
有疎趙軼之
功前不實辛
司馬烏不遇
隨籍談章虛
提出以著

詩左有義 卷四十三

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年辛烏

帥師納敬王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

失職能守業者也爲卿之子其四人者司馬彌牟孟皆受縣

而後見於魏子以貧舉也言采桑而舉魏子謂成鱗音大夫

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疏

不忘君近不偪同不偪居利思義得不苟在約思純無儻有守

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大也天下

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

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大曰唯此文王詩作維此王

季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

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

能制義曰度孔疏言善德正應和曰莫莫然照臨四方曰明

勤施無私曰類施而無私物符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

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比比方善事經緯天地曰

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也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

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而從故曰勤施無私也其四人者擇善

魏子舉戊誠不以爲善蓋不待有商之業豈其倫哉而句

也偃然受之不以爲善蓋不待有商之業豈其倫哉而句

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駸茂惡

貌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從隨也隨使人而往立於堂下

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顯明也其言而知之下

執其手以出曰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夫娶妻而美三年不

言不笑御以如泉爲妻御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

賈三行後

卷四十三

七

趙兩家子弟應得受縣以統寒范中行之二賈妙有關係分得停當便是義說起左氏每於舉賢置皆本聖人之心也

讀左補義 卷四十三

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願
顏貌不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
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因賈辛有功而後舉行
乎敬之哉母墮也損乃力神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
失親魏也遠不失舉以賈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
忠先賞王室之詩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
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呂東萊曰叔向前對晏子云樂卻胥原狐續慶伯降為皂
隸扶公室者翦除殆盡到得祁氏羊舌氏之滅所存者六
卿而已自然祿去公室故以小節觀之一時分付得當自
是可喜以大體論之則六卿分公室自此始

自趙盾以卿之適子為公族大夫而勢家益強自魏舒以
餘子受縣而韓趙魏益富蓋祁氏羊舌氏之滅功由荀躒
故三家外唯徐吾得與乃知三家及知之黨固結於此而
范鞅苟寅之心已離於此大書魏獻子為政其父莊子
不居政府未能盡其設施一旦秉政富為象賢之子何以
二氏之田不歸公室而分布諸臣想見祁氏富盛六卿豔
得而贊成其欲實不止荀躒矣所幸魏戍多才足副人望
賈辛等太子皆賢而韓趙知亦能守業不然貪如范鞅苟
寅肯帖然已乎且晉伯已息而魏子猶言及勤王之功故
夫子節取之末三句乃左氏評論之辭言晉君昏懦罔知
王室而四卿張盛安識公家因將長有晉國矣其知之乎

讀左補義 卷四十三 昭公 三

儲云詩家此
與之義化為
道視戰國說
士尤為入神
孫云其諫也
若不知其事
其辭也若不
因其言進言
受言皆君子
也

唐云絕妙詠
諫體亦絕妙
止食法居官
者宜書印

冬梗陽人有獄魏戌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其大宗賂以女樂

訟者之大宗呂說行賂不是好事然是大宗尚魏子將受之

見患難相恤之風先王五宗之法尚洽磨未盡魏子將受之

魏戌謂閭沒女寬皆魏子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

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魏子朝君退而

饋入名之夫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更命之魏子曰吾聞

詰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

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不晚食饋之始至恐其不

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魏

中軍帥故謂之將軍疏云晉使卿為軍將謂之將及饋之畢

中軍將上軍故呼為將軍大司以來遂以為官名及饋之畢

願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厭足君子之心亦宜

然附注屬適也厭飽也信適可飽獻子辭梗陽人所以與也

女樂為晉悼荒淫之具魏莊子欲辭之不得者也獻子初

入政府餘子受縣家益富強得志而驕故向以不賄聞而

梗陽宗人揣摹所欲惟淫聲女色足以動其心其欲受之

原非貪利實係驕淫也魏戌不敢直指其過而止言賂不

當受猶是為親者諱二子輕輕下屬厭二字蓋知足而無

敢多求之謂亦謹飭而不敢恣睢之謂也規食鋤驕兩意

要志而前州
國賦人入
國賦人入
國賦人入

經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干駟杜解以乾侯至齊

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至晉不見受高張高偃子公如晉

賈左補後

卷四十三

三

此頃雖印使
之也豈以公
舍齊求晉不
得于晉而復
至耶

叔婦人尤尹
固知固復胡
異志而信此

其有深心諳
者莫作好意

兄弟大倫於
此而正然乾
侯而求懷賄
而去所謂太
子者安在哉

次于乾侯。復不見受。夏四月庚子，叔詣卒。叔，魯季孫意如也。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范甯註：叔，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民逃。其土曰潰。潰散。公曰：抄齊取鄆，居公鄆。

公必留人守鄆。季氏導之。公使不得復來。

按：鄆田遂為齊有。疑亦季氏以此賂齊也。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

主君。杜解：此公子家子曰齊與君矣。君祇辱焉。言往事齊公

如乾侯。公方在乾侯，至十月而鄆潰。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孟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皆子朝黨也。稱伯魯

天子殺大夫，不書。傳尹固之復也。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有婦人

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

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子朝之入於鄆，周邑反。以

叛。見王殺伯陰，不佞敗之。

盈既反正，固亦來歸。王當捐棄舊惡，使反側自安，乃遽行。

誅殺而趙車叛於前，僂翩起於後。

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

者賣之。賣其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各整而死

墮也。公將為之積。為作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請以

作棺之費，乃以幘裹之。禮曰：徹幘不。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

飲食從者。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齊公衍公為之生

也。其母借出。出之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借出，請相與

借告。留公衍母使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

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也。為此禍也。始與公若。且後

其亡有幾。魯國一三昭公。

曰務人為此
禍則於公行
無與以發明
季氏并廢公
行之罪然活
之殺務人殉
亦有可觀

此句是主腦
通篇皆沈發

此世二氏

詳泰龍

詳御龍

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行為太子

按汪云郵猶未潰而左謂每歲歸馬於乾侯不亦謬乎不

知昭公居郵四年至二十八年三月始如晉不得入次於

乾侯二十九年春自乾侯居於郵齊使高張來唁為所侮

復如晉次於乾侯買馬衣屨在郵無聞在乾侯連年致之

者正意如之奸以實范執事君如在國之言使晉聞之也

公執其使亦揣知其偽耳經曰公在乾侯存公也傳曰

以公衍為太子存太子也書法之嚴如此而三家之逆惡

定公之不正乃炳於日星矣

秋龍見於絳郊晉國魏獻子問於蔡墨史晉太曰吾聞之蟲莫

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

知附注言人自不智無畜龍之術非龍之有智也古者畜龍故國有泰龍氏有御龍

氏泰御養也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

對曰昔有屺叔安屺古國也按今河南唐縣南有裔子曰董

父裔遠也元孫實甚好龍能求其裔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

乃援順也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泰龍官名官

則以封諸履川豳夷氏其後也豳木上夷故帝舜氏世有畜

龍及有夏孔甲少康之後擾於有帝其德能帝賜之乘龍河

漢各二合為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泰龍氏有陶唐

堯所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秦龍氏以事孔甲能飲

食之夏后孔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更代也以劉

豕韋累壽遷魯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龍豕韋雌死潛醢

實三有後

卷四十三

龍

以可言之故
方知古者工
虞水火世習
其事皆天地
之官故精力
所聚乃成明

以龍屬水官
新明正意

反掉極現成
斷難美妙思

魯波不厭其

以食夏后... 遷於魯... 陸氏屬... 然此漢... 獻子曰... 思之一日... 其物乃至... 不育也... 為上公... 配食於... 為王者... 曰祝融... 而幽其... 配修及... 室之內... 蓐收祀... 矣故龍... 生王者... 官修則... 龍不生... 修故子... 乾之姤... 離下乾... 人乾九... 曰飛龍... 悔乾上... 坤之剝... 誰能物... 曰社稷... 長皆五... 對曰少...

以食夏后... 潛藏也... 以爲夏... 夏后饗... 之既而... 使求之... 龍也... 懼而

遷於魯... 不能致... 魯故懼... 遷魯... 自既... 范氏... 其後也... 晉也

陸氏屬... 所據以... 明劉氏... 爲堯... 後者也... 或非... 盡本... 書語... 矣

獻子曰... 今何故... 無之對... 曰夫物... 物有其... 官官脩... 其方也... 法朝夕

思之一日... 失職罪... 則死及... 之失官... 不食... 不食... 官宿其... 業宿猶

其物乃至... 則設水... 官修若... 泯棄之... 物乃抵... 伏也... 泯也... 音旨... 鬱湮

不育也... 營滯也... 湮塞... 故有五... 行官是... 謂五官... 實列受... 氏姓封

為上公... 爵上祀... 為貴神... 社稷五... 祀是尊... 是奉... 五官之... 君長能

配食於... 五行之... 神木正... 曰句芒... 正官長... 也取木... 生句曲... 火正

為王者... 所尊奉... 其金正... 曰蓐收... 秋物推... 其祀... 可水正... 曰亥冥... 陰水

曰祝融... 祀犁其... 金正曰... 蓐收... 秋物推... 其祀... 可水正... 曰亥冥... 陰水

而幽其... 其土正... 曰后土... 家則祀... 中野則... 爲社... 云家官

配修及... 其土正... 曰后土... 家則祀... 中野則... 爲社... 云家官

室之內... 賈逵云... 句芒祀... 於戶... 祝融祀... 於中... 龍水物... 也水官... 稟

蓐收祀... 於門... 亥冥祀... 於井... 后土祀... 於中... 龍水物... 也水官... 稟

矣故龍... 不生得... 鳳虞也... 疏云... 先儒皆... 以五靈... 配五方... 龍屬木

生王者... 則麟至... 其母則... 致其子... 水官修... 則能至... 木官修... 則屬火

官修則... 麟至其... 母則致... 其子水... 官修則... 能至木... 官修則... 屬火

龍不生... 得麟至... 其母則... 致其子... 水官修... 則能至... 木官修... 則屬火

修故子... 不至也... 不然周... 易有之... 易無緣... 有龍在... 乾三三... 乾上下

乾之姤... 三三乾... 初九變... 潛龍勿... 用乾初... 九其同... 人三三... 乾上下... 離九五... 變大

少。氏。金。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水。及。水。其。治。使。重。為。句。

芒。正。該。為。蓐。收。正。修。及。熙。為。冥。冥。二。子。相。代。世。不。失。職。遂。濟。

窮。乘。少。暉。之。號。也。此。其。三。祀。也。成。少。暉。之。功。死。皆。為。民。所。祀。

巔。瑣。氏。有。子。曰。犁。為。祝。融。火。正。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

共。工。在。太。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

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故。死。而。見。祀。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

方。答。社。稷。故。稷。田。正。也。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附。注。

明。言。為。社。稷。故。稷。田。正。也。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附。注。

皆。以。烈。山。氏。帝。之。自。夏。以。上。祀。之。柱。周。稷。亦。為。稷。稷。能。百。

虎。即。神。農。杜。誤。之。自。夏。以。上。祀。之。柱。周。稷。亦。為。稷。稷。能。百。

穀。湯。既。勝。夏。廢。自。商。以。來。祀。之。傳。言。黍。稷。之。博。物。

柱。而。以。棄。代。之。自。商。以。來。祀。之。傳。言。黍。稷。之。博。物。

泰。龍。之。說。非。左。氏。本。文。陸。氏。疑。之。是。也。夏。自。少。康。中。興。八。

傳。至。孔。甲。史。記。稱。其。德。衰。淫。亂。諸。侯。畔。之。則。失。德。甚。於。太。

康。三。傳。至。桀。而。亡。乃。謂。其。德。順。天。天。賜。以。四。龍。是。以。暴。為。

仁。也。孔。疏。五。靈。配。五。行。引。漢。儒。緯。書。殊。不。足。信。孔。子。之。贊。

易。也。潛。龍。則。謂。龍。德。而。隱。見。龍。則。謂。龍。德。正。中。飛。龍。則。謂。

雲。行。雨。施。龍。固。與。天。為。體。矣。夫。安。得。而。參。之。其。可。得。參。之。

者。必。非。聖。人。之。所。謂。龍。周。本。紀。云。夏。后。氏。衰。有。二。龍。止。於。

庭。藏。其。珠。歷。殷。至。周。厲。王。啓。憤。童。妾。受。之。遂。生。褒。姒。此。似。

龍。者。耳。非。龍。也。故。爾。雅。不。言。龍。周。官。無。參。龍。氏。而。謂。其。水。

官。不。脩。是。殷。周。之。聖。王。不。如。夏。季。之。孔。甲。尤。不。足。信。也。漢。

儒。據。此。一。官。以。漢。為。堯。後。因。於。士。會。歸。晉。篇。增。其。處。者。為。

劉。氏。一。語。信。斯。言。也。史。公。嘗。引。泰。龍。於。夏。紀。矣。其。於。高。祖。

宜。早。附。於。神。堯。之。後。何。以。姓。氏。里。居。之。外。不。置。一。辭。耶。則。

劉。歆。章。之。附。會。無。疑。也。鄭。語。云。彭。姓。豕。韋。則。商。滅。之。而。范。

七

孫云張華博
物志王嘉拾
道記遜此典

三

三

三

七

句自稱其祖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已與史墨相
左杜氏雖委曲通之總為臆說故知史墨之言非左氏之
本文也

禮勝政出多
門刑書改作
不由政府

各范與共事

晉唐叔以來
世守先王法
度

葉是度三字
已含范宣子
刑書但不說
明留在下文

另提意更隱
透而文勢亦
幽折

俞云見微知
著之語

冬晉趙鞅趙武荀寅荀庚帥師城浹濱晉所取陸渾地按今河南嵩縣汝水在縣南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註云鼓量名附註王肅家語四為鼓蓋用四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也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祔廬之法信二十七被廬修唐叔之法以為盟主今葉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葉禮徵書故不尊貴疏云民知罪之輕重在於鼎矣貴者斷獄不敢加增犯罪者取驗十書更不忌上

何業之守民不奉上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為國呂說春秋之末周室法度尚在文公

作執秩之官為祔廬之法雖未切近要速效亦未能全變到這裏方始敢變使叔向在見他國端刑書且詒書責之晉有所畏必不敢變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敢請刑鼎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乃夷蒐之法也在文六年二蒐而三易中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于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按范氏刑

書已毀其惡已沒矣今復行之是如范氏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若能循禮可以免禍焉定十三年

寅士吉射朝歌以叛

晉執政至范匄霸業已衰其所著刑書大抵峻法威衆不比子產之刑書斟酌時宜也又匄最貪以重幣剝諸侯酷

以濟貪。至趙文子一洗稅政。輕諸侯之幣。刑書之毀。當在此時。范鞅荀寅求貨者也。欲復宣子之厚幣。須法宣子之嚴刑。所謂亂獄滋豐。賄賂並行也。頃既孤立。奇復無能。范鞅主之。趙鞅荀寅行之。而刑鼎以成。夫子以為刑鼎不可鑄。即叔向告子產之意。而宣子之刑書尤不可鑄於鼎。分作兩層。鳥史墨夾范中行必亡。法范氏之奸。曾范氏之惡。即以禍范氏也。

經 己丑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和朝正于廟不夏六月庚辰

晉侯去疾卒。子定公午立。秋八月葬晉頃公。三月而葬速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傳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葬。與乾侯非公且微。

君解過也明也

杜註以非公為責公之妄。微過為明公之過。臣子逐君而

反歸罪於君。則悖也。傳謂不先書公在於居。即次乾侯之

日。必至此。而後書者。蓋卿魯邑。公居。即猶居魯也。即公次

乾侯。亦歸罪也。不得謂之非魯君也。至郵潰而久於乾侯。

疑於非魯君矣。故書公在存。公也。穀梁曰。中國猶云。下存

公存。公也不存。公即非公之義。如唐中宗貶於房州。疑於

非帝矣。綱目書帝在房州。亦存帝也。乾侯晉地。且以明晉

人拒公之過。致在乾侯。而不得至其國都也。

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

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蟻送葬。五年。今吾子無

貳何故明葬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

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隨時共字小在恤其所無以做

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爾注謂軍旅喪葬

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

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做邑之間先君有所

助執紼矣紼輓索也禮若其不聞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

附注言不大國之惠亦慶其加其君自行謂善而不討其乏明

底致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在喪二我先君簡

公在楚我先大夫即段實往做邑之少卿也少年少也附王

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

從從其豐則寡寡勿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

既有益有省

加固可慶之亦不討

唐更理足

夫圖之晉人不能語傳言太叔之敏

不書如晉微者也季孫方媮晉而使微者共葬何也盟主

之喪列國皆至保無談及魯事諸卿或大義相責而吾大

失遠改逆志皆非季孫之利望溪所謂身不能親恐諸卿

之反已也故使才吏如申豐者將事不特保其無他并可

排解諸國然而不畏無禮於晉者何也望溪謂晉政在家

國體不恤非也舒能責耶獨不能責魯耶吾以為亦執蹀

受其無咎也

晉世主盟無事不僭天子故喪葬列國小侯執紼此時魏

舒欲諸侯一來以誇新政而鄭省而又省所以哆然有辭

也太叔逆知其意以禮折之且舒以前此納王為晉功獎

賞賈辛。侈張其事。太叔提出靈王之喪。直刺其心。以為向日。天王告喪。何嘗得微晉君。而今日相率朝楚。未卜孰為盟主。宋盟之後。晉已甘服。荆蠻者在此。幸矣。嗚嗚。何為於是。舒等不能致象。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年奔故二公子奔楚

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其所徙之居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

子使居養。封之邑按今河南沈邱縣東有養城秀尹然左司

馬沈尹成城之。養取於城父與胡田故胡以與之。將以害吳

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

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謂不與猶懼其至吾又疆木

非。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公孫一吳周之胄裔也而

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矣。將自同

於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

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言其事

不我盍始億也。安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善惡將焉用

自播揚。猶勞也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

伐徐。防山以水之。防塗山水已加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斷

示懼。擯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信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

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城父使徐子處之。吳

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二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

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功。伐楚何如。對

曰。楚執政衆而乘。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

將以害吳與吳光將以伐楚

子西之諫與子育之謀映照成敗之關在一不聽一聽之耳

唐云無限心事藏之十年至此方吐之謀至楚人道敬而止此道敬之後正

天有事在
歐公西邊事
宜狀云我以
五路之兵番
休出入使其
一國無時暫
傳本此
唐太宗曰多
方以誤于意
萬句不出此
句

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也肆以罷
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
楚於是乎始病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吳能用子胥銳意復讎楚不用子西莫適任患使能安其
族姓無隙可乘則以逸待勞吳之所以罷楚者適以自罷

安在大克哉子西是子胥敵手英雄料事相埒乃子重墮
巫臣之術而囊瓦又墮子胥之術執政衆而乖雖有子西

不能用也諸侯不生名章禹獨名者以既服吳而奔楚
無興復之志也斷髮攜夫人迎吳子一段正發明徐子書

名之義徐伯益之後同穆王時徐偃王穆王討之奔越
傳十五年後世服於楚卒為吳滅

經庚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

躒于適歷杜解晉地陳傳非諸侯之事何。夏四月丁巳薛

伯穀卒。子襄以晉之釋君而助臣也。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黑肱邾大夫不書和史助。十有二月

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按不能有

而不以為魯之公矣。仍書公在亦存公也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名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

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名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

無咎。」補正受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

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

突然而起可
見大義自在
人心

文飾其好

續三傳後 卷四十三 昭公

願有異心已
上是經季
孫會荀躒已
下是釋經荀
躒信公而公
之不歸在指
河一誓尤在
在一言矣四
字

齊躒持來說
和耳豈能逐

難言恐僕不納君之罪今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

一乘人更下
下策不如不
歸長留義憤
歸天地間

麻衣跣行示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

言願事君君不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

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雖賜以死若弗

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

敢有異心魯侯也夏四月季孫從知伯躒如乾侯子家子曰

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執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

君必逐之言使晉晉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信公且曰寡

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

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葬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

見夫人謂季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言若見季孫已當受

荀躒掩耳而走怪公所言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

未怠子姑歸祭歸祭君事補注見晉卿黨於子家子曰君以

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魯公不得

昭公屢至於晉不得見晉侯時魏舒執政不為一言然猶

曰晉君無志言之無裨也乃晉定初立毅然有強公室誅

賊臣之心時為舒者將順其美合諸侯以誅逆賊否則帥

晉師討之立昭公而還即乃父與知武圍彭城討魚石之

烈也鞅躒何敢參末議而傾其成乃夷然無事而定公之

志竟為鞅躒所移是舒亦鞅躒之徒繼之不肯子也蓋齊

瞻。雲。矣。指。河。為。誓。是。絕。其。劍。之。之。路。也。然。而。不。得。為。公。咎。也。少。康。一。成。一。旅。猶。足。中。興。昭。能。自。立。安。在。不。可。復。國。如。必。隱。忍。相。從。寄。性。命。於。寇。頑。之。手。不。過。稍。緩。須。臾。耳。豈。足。恃。乎。無。如。昭。公。中。材。以。下。之。人。更。無。望。於。振。興。故。家。焉。振。轉。於。最。下。一。策。忍。得。一。懸。勝。於。客。死。及。荀。躒。已。殲。猶。作。左。師。展。之。謀。原。非。得。已。也。就。謂。大。君。討。亂。不。克。當。與。賊。臣。歸。國。甘。心。聽。命。而。不。辭。哉。亂。臣。篡。子。至。意。如。而。愈。工。愈。狠。既。不。立。君。公。行。公。至。必。告。於。朝。為。國。弔。葬。必。以。君。命。遣。使。且。歲。歸。馬。及。衣。屨。恤。及。從。者。城。陷。逐。季。不。以。為。讎。為。之。立。後。過。齊。晉。之。使。則。卑。辭。謝。罪。此。從。來。亂。賊。所。未。有。者。故。黨。於。季。者。以。為。事。君。知。在。國。也。卒。之。昭。公。客。死。毒。矣。哉。然。魯。守。信。義。雖。賊。臣。不。敢。顧。然。動。於。惡。厚。自。塗。飾。以。媚。於。國。人。猶。秉。周。禮。之。一。驗。也。

薛伯穀卒同盟故書春秋來薛始書名故發傳經在荀躒

世服屬於宋魯以宋屬待之而禮祭故喪不赴此赴喪用葬

一如列國者蓋魯田在郟水者與薛相關有疆事焉故為三

家所私厚也

秋吳人侵楚伐夷皆楚邑按夷今在亳州故潛楚沈

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悉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莒左

司馬戌沈尹右師馬矜帥師救莒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

之謀也前謀在

此即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以道敗楚者也始用子胥之謀

讀此思伍奢楚君臣野食之言倍見字字精神

其兩具... 而子胥前... 段策如見

讀此思伍奢楚君臣野食之言倍見字字精神

名爲注又以齊豹之求名不得。陪出三叙之飲。蓋名章皆所以懲不義也。先儒攻此不遺餘力。愚謂春秋書盜者四。射止齊豹。公孫翻。陽虎。射止。翻。虎。本當書盜。惟豹爲大夫。似不得與三人同。故抽出言之。言齊豹若但書名而不書盜。與自相殺一例。猶以大夫待之。則誅惡不嚴。非謂豹真欲聖人書名。亦非謂凡自相殺者書名以予之也。三叛人欲蓋名章者。極言不願有名。爲後世指竊。而以地稱名。不能隱。非謂三叛諺知夫子修春秋。以地稱魯而屬夫子不書也。左氏語極圓活。讀者勿自泥。

春秋之稱傳已於成十四年。詳言非聖人謂能信之至此。重言之者。欲上之人昭明春秋也。上之人指當時之君相。

蓋春秋爲國史。非學者所得見。經聖人之筆。則羣奉爲經。左氏爲史官。既與聖人共事。而聖人既卒。因而作傳。又欲其宣布國中。使人人見聞。爲萬世法。左氏之志在表章春秋也。深切矣哉。厥後七十子之徒。得以共知。而公穀兩家得於口授。皆左氏有以發之也。

壬句趙執不
知已爲何等
入句以世
而謂不朽于
世歎以夜夢
而謂謫見於
天皆可笑也

史記載執夢
登天聞鈞天
之樂可見此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贏而轉以歌。轉宛轉也。且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簡子對曰。六年及此月也。是其人鄭乎。終亦弗克。釋日食之符。而不釋其夢。入鄭必以庚辰。庚辰有變。日在辰。庚辰吳人鄭。日月在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始有謫。必勝金。故弗克。變。

寅之有變
宋西十三昭公

八頓有非非

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

以始變為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

者金為火炮食在辛亥亥水也木數六故六年也

辛三十三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云魯羣公墓所存取之以辰孝思不知失耶已久安得有一

旅之助而取之豐氏趙晉定以闕予公而公取之是也三家同

未可據也李行簡謂魯人以闕予公而公取之是也三家同

逆孰哀其窮但齊晉既絕因而之楚恐生他變以闕與

之使食秋而不居其地曹公在乾侯取闕則非夏吳伐越

兵力也酒皆取非季氏所得與也

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

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邾人小邾人城成周

孫也國參子產之子疏云明年始城此未城而已者者

本以城事召集因集而曹耳謝氏曰曹城成周善之也

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

人也

狂解謂子家驥言公不能

用其人故於今猶在乾侯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

自此之前雖事史墨曰不及四

十年越其有吳乎

存亡之數不逞三統星三周三十六歲

此三十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越之勢也歲星所居其

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

雖同星紀而所入宿度不同故歲獨在越

秋八月王使富辛夷張如晉請城成周

之徙都成周成周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侮我兄弟

狹小故請城之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侮我兄弟

此語愛采甲
造字字懇摯
且恐徵怨于
民謫然文武
遺意

亂心以為伯父
晉我之親
此語愛采甲
造字字懇摯
且恐徵怨于
民謫然文武
遺意

年二師國郊
勤成五年
致諸侯之成
至千吟
王愛亂當閑

忘之侯勞閱閱焉
如農夫之望歲
懼以待時
王愛亂當閑

如農夫之望歲
懼以待時
王愛亂當閑

望來歲之將熟
伯父若肆
大惠復二女
公重耳女之

八也
狂解謂子家驥言公不能
用其人故於今猶在乾侯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
自此之前雖事史墨曰不及四
十年越其有吳乎
存亡之數不逞三統星三周三十六歲

此三十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越之勢也歲星所居其
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
雖同星紀而所入宿度不同故歲獨在越

秋八月王使富辛夷張如晉請城成周
之徙都成周成周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侮我兄弟
狹小故請城之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侮我兄弟

周又有稱亂如子明者更遷何地道在脩德化好耳

不特通其緒謹仿仲周召還風和補叙純子于位已

其晉強臣面目欲假而不能矣然得此波瀾文勢折

字字實際方收束得一篇天文

業弛周室之憂解也微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台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作成周遷殷民以為京師今我欲微福假靈於成王脩成周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傳我一人無徵也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功也先王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不知城之天子實云云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將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音不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衰差也於是焉在在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等盟且令城成周平

盟魏子南面居君衛彪侯衛大夫曰魏子必有大誓于位以令

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

驅詩大雅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諭怒况敢干位以作大事

乎補注傳見狄泉之盟所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計所

之丈揣高卑度高所以不涼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計所

物相也相取土之方而遠也切而慎反物土方議遠

期知事幾計徒庸人知用幾慮材用書饒糧糧知用幾以

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若于受樂若于書以授帥帥諸侯

而效諸劉子也效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臨其諸侯

平王東遷都王城則王城乃京師也敬王遜子朝餘黨欲

遷成周時都猶未定不得言京師既城而定都於此乃謂

讀上清卷

卷四十三昭公

三

之京師故定元年執宋仲幾於京師即成周也胡氏言書成周不書京師與列國等夫黍離降為國風豈自今伊始其說非也或又謂重貶諸侯大夫大夫專政亦非始於今日蓋諸侯勤王大夫任役衰世之盛事也傳體經義提出天子曰三字儼然周室盛時詔命敬王為成周始遷之君而劉單為之佐居危思安比之農夫望歲想見君臣憂勞王室俱有休惕維厲之心焉晉人私譏則曰天子實云其告於王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則周室聲靈人心猶繫而彌牟台役事畢加詳尤見非徒辭命之恪恭也東周何不可為哉此夫子惓惓於行周道而大書勤王之績也 或謂成王營洛邑為東都周公有遷洛之意

未聞可以容盛時之臣民而不可以容衰落也不知狄泉之水本在城外城成周乃遷之城內則杜云成周狹小請城之者是也然後知其功程浩大非是年一會之諸侯所能刻期竣事矣 求諸侯莫如勤王曷犯之言霸者之事也不如成之後弗與知此唯決之論小人之志也小人能為君子之行聖人與之

此年諸侯於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從公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疏云刻玉為一環一璧輕服細野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不楚路寢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

宣公三年 卷四十三 昭公

禮由生失其
國失國由子
吳氏失民由
下舉與名假
大面假之非
世矣如星
之言為昭公
者只可坐待
其亡而已否
亦心辱聽命
于季氏而已
豈能論哉篇
甲不責其不
能自強而責
其不能順受
豈知聖人用
于三月大治

謂之有子。問有無君之心。乃幸之非惜。對曰：物生有兩，有三。之也。則氏謂有怪，不討賊，意不知。秋矣。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謂有地，有五行。謂有體，有左右。有兩，各有妃耦。謂陪貳，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胡氏曰：天生季以貳魯，耶。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志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補注：黨逆附屬。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商虞夏之生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乾上，故曰雷乘乾。天之道也。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上者，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妹也。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問。嘉名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

三

子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太功於魯。立傳。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權。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魯車服。王氏左逸史墨小人哉。六卿固并髦晉君。而墨又從史之三晉，瓜分墨其德，創子。

此公薨傳受賜反賜，寫得字字哀慘。從亡者思公復國，與魯政而旅舍欵，歎相與訣別。君既客死，臣盡流離。傳曰：言失其所也。五字聲淚與俱，以反振起史墨一大段文字。衛獻公之出，師曠告晉悼公，謂其罪在君，猶曰：為君言之也。昭公之出，史墨對趙鞅，亦謂其罪在君，且云：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此語湯武之放伐，則可而以語魯事，且以告

禮記卷之四十一 昭公

鞅其教猷升木乎史墨不足責左氏何以錄是文蓋是時
晉定志欲有為魏舒稍知廉恥而總無一人曉以君臣大
義蓋止知私家罔識公室才如申豐而為季孫行賄善諫
如闕沒女寘而不為其主一言掩博如史墨且與亂臣同
喙况其他乎冠履倒置更無一人敢為指斥引易引詩祇
為變亂是非之具已耳嗚呼春秋之始列國不知有天子
春秋之終列國并不知有諸侯有霸而周室之尊恃乎強
國之令無霸而諸侯之命懸於賊臣之手傳之所為浩歎
也未段提出桓公文姜凶逆之人而季乃昌後文宣失政
致在於季馴至昭公四世無民名與器早已假人何怪有
今日乎此雖言魯事而若晉若齊晉結穴於此矣

讀左補義卷四十四

受業毛 昇增參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堉 堉 堉 堉 堉 堉 堉 堉 堉 堉

定公一 其母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經 壬辰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而杜解公之始年
即位在六月故疏云六月即位而八年即稱元年者史官定
策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漢魏以來雖于秋冬改元史官定
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于古也晉執人於天子之側而
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按大夫專執於是始不
義不書正月以定公未立爾無他義也買疑月之從時首月
無事則書春王二月三月無事則書春王三月三月隱莊之需可
考也定元年春王二月三月無事則書春王三月三月隱莊之需可
定不得正始則顯莊信繼秋均書正月獨得正始乎夏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告于廟戊辰公即位以正月

賈注補義 卷四十四 定公

此篇為執仲
三子通篇權
義而舒不復
而廷暴其德
張不及彼緣
糾其禍則仲
幾之執實自
取之亦以首
應陪出中樞

命云舒好位
而廢命仲幾
難該高張念
玩薛宰念爭
女寬妄議嗜
嗜雜雜問不
王晉不霸是
象俱在目前

儲云將晉職
二字折開想
見驕誕

位失其時故。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高氏曰薨于載諫始以喪歸及歸
詳而日之。故。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高氏曰薨于載諫始以喪歸及歸
月而遺葬。魯臣子。九月大雩。過也。立煬宮。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
無之而立其官書以議之。疏云。諱。冬十月隕霜殺菽。周十月
法好內立。政曰煬。羊。議反。冬十月隕霜殺菽。周十月
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殺梁。未可以殺而。周十月
魯。舉。運。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日。殺。舉。重。也。周十月

元年春主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將以
城成周。魏子泣。政。天子。大夫。衛。彪。侯。衛。大。日。將。建。天。子。
立天子而易位以合非義也。按前篇于位杜云于君位晉侯
之居。天子使畿內大夫原壽過。主此役。則主號令者皆是原壽。
築。天。子。使。畿。內。大。夫。原。壽。過。主。此。役。則。主。號。令。者。皆。是。原。壽。
過而舒以已泄政居過於諸侯大夫是故易上下之位。補正。
合為一。大事好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
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韓起孫及原壽過。周大而田於
大陸焚焉。馬貢大陸在鉅鹿北。鍊絕。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火田并見燒也。爾雅。廣平曰陸。按吳澤

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為政去其拍椽示昭之按范孟
懿子會城成周。補注。前年冬會而命役新。庚寅。裁。裁。設。板。築
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卿。吾。役。也。欲使三國代。薛宰曰。宋為
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趙。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
之盟。在傳二。日。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
命仲幾曰。踐土固然。固曰從舊。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
薛。以為夏車正。皇大也。奚仲為夏。奚仲遷於邾。邾。仲。虺。之。後
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也。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
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言居周世不得為宋役。亦其
職也。按宋不知尊王之義。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為
賈左補義。卷四十四定公

張云使子虛
叔向當此而
折之有餘矣
歸視諸故府
此當事者不
厚之過

遠天遠人與
徵人徵鬼相
映然晉人但
知周不可支
而不知晉不
可支也

政未習。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求故仲幾曰。縱子忘之。山
川鬼神。其忘諸乎。盟所告鬼神。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微於人。
人所知也。宋微於鬼。鬼神取證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
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開羅過分。則納受使侮。疏
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故復歸之京。
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師以從。王事付變之正也。晉相
人執仲幾。猶以王事。齊高張後不從諸侯。後期不及。晉女叔
討有罪。亦變之正也。齊高張後不從諸侯。後期不及。晉女叔
寬曰。周衰。弼齊高張。皆將不免。莫叔遠天。高子遠人。天既
德。莫大欲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遠天諸侯。天之所壞。不可支
相帥以崇天子。而高子後期。故曰。遠人。天之所壞。不可支
也。衆之所為。不可好也。宋大。年高張來奔。起
前城成周。予請侯之功。然但據初令。而其事未詳也。此篇

為執仲幾傳。而補叙前篇所未及。易位而令。棄事而田。何
嘗以王事為意。舒之心死久矣。宋不受功。齊不及事。皆舒
啓之也。仲幾自有可執之罪。然大夫執大夫於京師。而不
請於天子。則肆甚也。周衰極矣。正賴指柱之人。而罪莫叔
之。連天是。驥忠義之氣。長亂賊之風。柳子厚。趙東山。皆非
之。而不知傳蓋。遂之以發明此。與莫叔之力也。前篇從王
使富辛石張。如晉說起。未嘗提出立議。何人篇。未點出效
諸劉子以見主其事者。劉子也。此點莫叔支天。以見與其
謀者。莫叔也。又與齊高張並叙者。何也。晉伯將息。惟齊是
望。城功尚不及。赴安有繼伯之志。夫有志支周者。轉得其
咎。勢有可為者。竟無其志。遂使女寬之邪說。幸中豈非天

賈左甫箋 卷四 四定公

哉此傳之意也。一部左傳處處以天爲樞紐。春秋亂世之天道也。隱四年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已提全部之綱自此授楚與晉。凡筮易夢卜盛衰休咎一舉歸諸天。及霸功息周室微。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故聖人不得已而作春秋。是全篇結穴。補正云：魏子蒞政，卽上年南面之事。庚寅卽己丑之明日。其說本啖助而實非也。此傳首言正月辛巳，則庚寅距辛巳十日。距前年十一月己丑六十日矣。諸儒不聞上有辛巳之文，故爲異說耳。先計丈數，物土慮材，以令於諸侯，而器物不能卽集，故遲之兩月而後具也。且欲舉前城擴大之，惟其器用人功豫集，故三旬可畢。不然能如是之速哉！仲幾不爭於前者，歸與君卿謀之。

不言不受命而云不功，蓋爭於臨時也。

晉自文公被廬之蒐，每一執政卒，則必大蒐簡帥。主將副貳秩然分明。雖繇上之蒐，范句猶讓中軍於荀偃，皆其君主之而軍無專屬權不下移也。自荀偃卒，范句爲政而大蒐簡帥無聞焉。蓋各將其軍位，則以次而更軍，則一成不易。而君柄墜矣。然一玩政卒傳，必大書一卿爲政，則舉國聽於政府。雖君如弁髦，政令猶出於一也。自魏舒卒，范獻子代之傳，但云晉之從政者，新嗣後並不書爲政之人。蓋大卿各不相下，事權分屬而瓜裂之勢成。君子所以深責晉平也。

夏叔孫成子

子嬖之

逆公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

非季孫懲首
國門即昭公
旅楫歸國廢
似一騎而還
仰面賊臣指
河一誓可謂
不負前言
不敢為卿命
出季孫是偽
命也安得相
見

廢行立宋三
家之議已定
齊前能
臨魯君今安
能立出亡之
天子故曰勿

從亡者無一
肯還想見乘
禮之國同歸
一氣皆子家
子風之也
雨生不能事
稟然斧鉞

孔子為司寇
於魯是絕大
事却預於此
處帶叙一筆
而夾公之會

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
皆詰問子家子補注子家亟言於季孫蓋欲季孫改子家子
過逆公歸耳呂說非子家忠誠何以得季孫之信夕哭不同
不見叔孫易幾而哭會補注不見叔孫絕季孫也幾音祈
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
未為君不命而羈不敢見。
言未受昭公之命叔孫使告之
詭辭以距叔孫
曰：「公術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
季公術始謀逐季氏云逐
言此若公子宋昭公弟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
可以入者，將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
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子孫成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
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
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寇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為寇
平傳貌者禮也謂禮當後公

若羈也，則君公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
子辭曲沃武公曰：「且君知成之之從喪及壞隕，公子宋先入
也。未如其待於曲沃也。」
從公者皆自壞隕反。出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
即位。昭公喪至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季孫使役如闕
公氏將溝焉。
闕魯羣公墓所在也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
域不使與先君同疏云公氏公之墓宅猶言將
清公榮駕鸛。
魯大夫榮成曰：「生不能事死，又難之以自旌也。」
氏章
旌章。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鸛曰：「吾欲
為君諡，使子孫知之。」
為惡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
也。」
也將焉用之？乃止。
林解信明也。以自
明其不臣之迹。
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
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明臣無貶君之義林
君墓合

讀左補義

卷四十四定公

七

狂其相不必
另起爐灶變
化無端何從
擬摸

子家之復昭公非意如之願也。而云亟言於我未嘗不中
吾志。非由中之言也。所以明公自不肯歸以郟已罪耳。又
欲子家為已用。而咱之以立後。夫立後之事。滅孫納蔡以
求而孟叔二氏背公義而不顧者。恐無後也。羈以為君父
之讎。不共戴天。走人雖餒。必不向亂。臣賊子求食而飄然
竟去。豈非國爾忘家者哉。蓋抱石沉淵。俞之忠而實志以
沒。是可悼也。其立君也。提出紳士大夫守龜。見公論不容
昧天道。不可誣。必天人交予而立之。天人交棄而廢之。季
能違人。其敢違天。以羈不敢知。遞過黜出。寇字意如寇其
君光寇其太子。諸臣袖手而觀。皆可誅也。以羈將逃也。四
字扶豎天經地義。一片孤忠。自盡為故君之臣子而已。從

公者皆自壞墮而反。便是子家同亡。或謂不見子家結局
者非也。季孫拒君於生前。且絕君於死後。榮成伯兩聲其
罪。至夫子用魯始合諸先君。定公若不聞也。魯君臣其忍
矣。而謂子家子肯與賊臣比肩事主哉。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湯孔疏蓋就九明立湯官昭公死

以為獲福歸義立武官猶有尊先君之意焉湯官詛君也罪不容誅

前適歷傳平子毀容徒跣然從公歸而公拒之甚峻及饋
此數語直將意如公年事君請君歸君諸般心事揭出

萬氏孝恭謂湯公為考公之弟。今定以弟繼昭猶湯以弟
繼考也。愚謂或者季以此為名以掩其詛君之實而立之
之故。則不繫此也。

言之不事

周鞏簡公周鞏素其子弟而好用遠人吳族也為明年鞏

經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雉門公宮

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疏云明堂位庫門天子皋門雉

門天子應門魯之雉門公宮南之中門也。周禮太宰正月之

吉縣治象之法於象魏象魏闕也。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

道其上無法象魏魏然高大相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

去聲。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雉門及兩觀

云設兩觀諸侯皆天子。雉門天子諸侯臺門。郊特牲臺門大

夫之營也。唯言大去與於諸侯。不言諸侯臺門。郊特牲臺門大

為信禮無其文。據新作更動論舊也。

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公之羣子弟賊簡公杜解傳言鞏親

天下無霸亂賊公行子弟一不得志輒戕其父兄畿內如

此天王之失刑也。

桐小國按今江叛楚。吳子使舒鳩楚屬氏誘楚人曰以師臨

我教舒鳩誘楚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吳伐桐也為若畏楚

叛國以取媚者也。欲使楚師之臨已而為伐其

人見舟於豫章偽將為而潛師於巢實欲以冬十月吳軍楚

師於豫章敗之楚不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守巢

邾莊公與夷射姑邾大夫飲酒私出出僻闕乞肉焉奪之

杖以敲之奪闕杖以敲闕頭也為明

經甲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鄭氏曰定公首如晉

之見討季孫從夫而行晉以其不請自立且無賄賂之納也

故拒之自臬黜結略而位定矣。經筮自此定不復如昔懲此

方以誤之也
真惟陰隙船
臨晉而伏兵
從夏陽以木
畢無獲與吳
久見舟豫章

之盟大無禮也

賈三有卷

定公

七

唐云夫究其
故早已嗔怒
不審確否便
命執之好潔
下急如畫
一路夾寫到
底無一字評
議至未一筆
點出何等筆
力
以人殉葬亦
國猶然

蔡侯感主唐
侯是賓首星
與叙蔡侯而
唐關將唐侯

作陪正極形
子常之貪惡
而唐侯無志
不如蔡侯之
發憤也

命云自數其
罪却是過君

籍出請伐楚
受禍明如大川
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在解門臨廷閣以餅水沃

廷邾子望見之怒闞曰夷射姑旋便小焉命執之見其不潔弗

得滋怒自投於牀廢也於鍾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

人欲藏中之潔故先內車及莊公卜也躁疾急而好潔故及是

闞一微者畧施小智君死臣執貽禍無窮傳持叙此為人

君謹小慎微之儆

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於中獲晉視虎恃其勇也為五

缺圍解 虞張本

冬盟于邾自拔也脩邾廷也

蔡昭侯為兩佩佩玉與兩裘以如楚獻一賦一裘於昭王昭

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

唐成公唐惠侯如楚有兩肅爽馬駿馬名爽音霜子常欲之弗與

亦三年止之測義二者以弱小處強暴之下侈其唐人或相

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

按為唐侯謀者偽請代先從者之甥先從者即先從唐子常

侯入楚者唐侯不知其偽許之也

歸唐侯自拘於司敗竊馬者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隱憂

棄國家羣臣請相也夫人謂養以償馬必如之林解養馬以

馬如肅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

固請而獻佩於子常子常則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

久也官不共也言楚所以禮遣蔡明日禮不畢道蔡侯將死

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言若復渡漢當

受禍明如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

而請伐楚。為明年會名陵張本

書蔡侯沉王之詞將歷世祖父深儲積怨一時歸逆直是不共戴天已與子胥暗合為名陵及入郢南火篇蓄勢

經未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子懷公柳立三月公會劉

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

胡子勝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子名陵侵楚。杜預于名陵先入楚竟故書侵

禮入楚竟故書侵。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

子嘉歸殺之。毛傳歸歸於會也殺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臬

臬。會後求為此盟也按臬與今在河南臨潁縣界由又反

。杞伯成卒于會。按悼公卒于會公乞立是年七月六月

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蘇氏古史自白羽以來宮字未詳

外若又遷之是轉徙無窮期也彼仇讎者謀而乘。秋七月

之其殆哉後二年鄭滅之疑問許至是四遷矣。

公至自會。劉卷卒。即劉奮也劉子奉命出盟名陵死則天

王室一人是也然謂書之猶孔子卒則劉單同功。葬杞悼

公。楚人圍蔡。沈滅故晉士鞅衛孔圍帥師伐鮮虞。孔圍孔

鞅即范鞅黃氏曰不恤蔡國而。葬劉文公。冬十有一月

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師能左右之

戰大崩日敗績吳為蔡討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

能左右之也昭三十一一年傳曰六年十一月庚辰吳其入郢

今以十一月者并數閏按柏舉地在今湖北。楚囊瓦出奔鄭

廣麻城縣境名勝志其地有柏子。庚辰吳入郢。弗地曰入吳不稱子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杜解王合諸侯于名陵謀伐楚也陳

義聲震寰宇

賈三補後

卷四十四定公

九

冀求貨而補
既亡於寅

前范句假羽
旄于齊今執
又假于鄭亦
請帶求冠故
智鄭人直以
有施與之故
施會以辱之

東筆

爾蔡其事大
而六卿皆嗜
貨之小人苟
實數語已中
其機故叙之

夏長蔡其事
小而劉子其
叔皆君子非
祝佗便給不
足移其志故
叙之詳

刺刺不休便
見其伎

儲云以尚德
尊尚年辭之
近乎理者又
稱周公以附
于魯又稱唐
叔以附于晉
魯望國也晉
盟主也又掌
故博洽舉典

詩左和事

卷四十四

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

方起中山鮮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亦辭蔡

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晉敗楚侵方城祗取勤焉

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施於鄭人與之初羽為旄王者遊車

謂之羽旄借觀之疏云有五色鳥羽又有旄牛明日或

尾繫此羽旄於于首別有釋為旄疏云旄旒之於于也

施以會或賤者也繼旄曰旒疏云旒旒曰旒旒曰旒旒曰旒

人建此羽旄施其旒旒於晉於是乎失諸侯傳言晉無禮所

下執之從會示其卑鄭於於是乎失諸侯傳言晉無禮所

鞅取賂季孫求貨蔡侯且索魯之十車上下交征利而國危

言也此則云噴然有煩亂附注管子噴室之議房元都曰言語

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

共二職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臣也社稷不動祝

不出竟官之制也謂國遷君以軍行祝社稷鼓師出先有事

之宜社於是殺牲以祝奉以從秦社主也疏云禮禪行以社

奔北戮于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君行師從二百人

卿行旅從五百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於衛

欲令蔡衛侯使祝佗私於其弭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

先衛軟衛侯使祝佗私於其弭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

蔡將先衛信乎其弭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蔡叔周公兄康

管蔡世家大別生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

蔡叔度次曹振振鐸次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

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為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

之馬遷謬

先衛不亦可乎

魚曰

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

如流侯人之
尤非秦漢以
下能及

唐荆川曰使
事甚多而文
波流動故不
板地
唐云就蔡叔
康叔之兄六
字分說合說
反說正說橫

燕云前詳于
民此詳于主
是互法

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

尹也天下於周為睦親厚也以盛分魯公伯以大路大旂此

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也夏后氏之璜美玉名周禮鄭封父

交龍為旂周禮同姓以封夏后氏之璜美玉名周禮鄭封父

古諸侯漢置封邱縣按今之繁弱繁扶元反殷民六族條氏

徐氏蕭氏索氏張氏尾行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

類醜也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即就也使六族就是使之

職事於魯共魯公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厚祝

宗卜史大祝宗人太卜備物謂國君威典策孔疏謂史官

司百官彝器常用因商奄名國之民魯皆令即屬魯懷柔之命

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孔疏劉炫云伯禽亦命書篇名猶

俾虛曲阜也在魯城內按分康叔以大路少皞雜帛精茂旂

旂精茂太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為旂折羽為旌疏云精同營

身精茂大呂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

音備旂大呂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

終葵氏封眡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眡塗所徑也

衛北界圃田鄭藪名取於有閭之士衛所受朝宿以其王

繁步何反錡魚綺反取於有閭之士邑蓋近京畿以共王

職取於相土按商之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巡守以助祭泰

山聘季周公弟授上陶叔授民命康誥周而封於殷虛

朝歌也按今河南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居殷故地因其風

唐誥名也而封於夏虛原晉陽也啓以夏政亦因夏風俗

疆以戎索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

讀左補義 卷四十四

俞云前極密
實得此反掉
文氣流宕先
看啓商二語
便察創色

筆點

此段法論同
姓諸國以曹

晉相比例則
不尙年意更
醒

突得一現成
證據語語歸
到晉上以備

監主以者長
叔

復文武之畧
適合其叔心
事而隨筆折

起處劉文公
絕大謀畧而
寅之貪佞之
佞皆與相反
如何收煞得
住故借子太
叔一番正論
還映劉子而
貪佞盡斥其
中方結得一
篇大文

篇大文

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尙

年也晉蔡啓商基音忌也間王室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導

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上蔡以車七乘徒七

十人與蔡叔車其子蔡仲改行師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

公臣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爲其命書云王曰胡蔡仲無若

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

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

五叔管叔鮮蔡叔度鄭武霍叔處毛叔聃附注逸周書

之昭也文王子與晉武之穆也武王曹爲伯何非尙年也

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踐土名陵二會經書蔡在魯上

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公魯申公衛武叔蔡甲午莊

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王莒期莒不公也齊序鄭下

德將如之何長引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反自名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

父之會在昭二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

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無復怒也無謀非德非所無犯

非義此晉人之舉而傳特書劉文公合諸侯何也晉受蔡愬而

猶豫未決文公奉天子命激厲晉人檄名諸侯欲乘楚爲

黃文補卷

卷四十四定公

三

吳啟政亂臣貪之會以撻之大振王靈併除子朝而十八國諸侯率師趨命即久服於楚之陳蔡鄭許頓胡桓文所不能盡致者皆在焉卓哉是舉家氏以為二百四十二年周家大臣未有其匹信然也然主其謀者莫宏王室之定宏有功焉傳插私於莫宏一筆又插吾子欲復文武之畧以見斯舉宏實左右之也無如晉卿方為分晉之謀且有鑿於厲公之勝楚而圖三郤也二語本望溪故以貨阻蔡以羽旄辱鄭迫晉師先歸諸侯皆散傳首一句歸功文公以明聖經首書劉子不同凡會由於霸主之義不書伐楚本未嘗伐也猶書侵楚已入楚地不沒劉子及諸侯之本謀也或曰傳何以詳錄佞人之口且蔡仲率德改行亦以德封

便當以兄弟為序矣曰祝鮀非禮之禮正與荀寅之告范獻者相符貪夫利口得志於壇坫之間事之所以無成也自此會後劉文賁志以歿晉伯已熄吳越主盟世變一大關鍵莫宏猶將興用其志同於聖人而支天無益不出晉大夫所料也蓋晉卿營私則勇公義則怯此為文襄以來伯主結局即為定哀春秋無伯開端傳豈為佞臣長聲價為權臣嘉服善哉

沈人不曾于名陵晉人使蔡依之夏蔡滅沈歸義蔡決意報楚故盡死力滅

秋楚為沈故圍蔡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

昭二十七年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詔為吳太宰以

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

耳大蔡城幾用靴尖踢倒忽轉出數百年未有之勝承奇絕

三

蔡侯因之四

字通篇綱領

正為經一以

學下注脚

司馬之計行

則與師將盡

不慮及此意

者置之死地

而後生即傳

無歲不有與

人二語則楚

可用矣蓋舍

舟淮上已是

破釜沈舟未

可輕議子胥

計疏

前子胥云楚

莫克何處則

黑之敗謀史

皇仗是皆在

將中

爾戰一是攻

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替兵

鄙反舍舟於淮汭吳乘舟從淮來自豫章與楚夾漢漢章江北

地名左司馬成謂子常曰子汭漢而與之上下汭緣也緣漢上

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遷塞大隧直轅冥阬者

漢東之隘道接三關之塞今吳所舍舟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

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楚武城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

革也器用軍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楚大謂子常楚人孫子

而好司馬沈尹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三隘道而入是

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

別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按小三

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難而逃

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

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經所以書戰闔廬之弟夫槩王晨

請於闔廬曰楚瓦子常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

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

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

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

其乘廣死以死戰按史皇一言吳從楚師及清發水名按湖

城西有石門山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乎若知

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關心

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

而從之其食而從之敗諸羅按水名今在五戰及郢五戰

五戰及郢五戰

者亦不可用
故用庭象以
却吳師君舟
方得涉睢

可馬諷諫而
行聞敗而反
從容就義此
為入郢餘文
實為王孫由
丁子期鑑金
包骨一班忠
義見聲

周云成然以
無厭致死而
復用其子與
伍奢父子以
讒死義不受
誅者不同故
子胥可以復
仇而鬪辛必
不可以行

讀之補義 卷四十四

謂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也然華清發已五矣傳
例皆陳因戰奔食而從之則食者走不戰為陳故不數也
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界我以出涉睢是楚王西走按今當
昭王西涉處疏云芊楚姓季芊界我皆平王女服曰季芊許
嫁而字界我季芊弟也按季芊即其室非以界我為字也陸氏
誤。辛而爾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燧象
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而執而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以
率向吳師乃放之。鍼之林反。楚王宮室子山吳王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
楚王宮室子山吳王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
夫槩王入之禮所以不能述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息汝
息也聞楚敗吳師於雍澨傷司馬先敗吳初司馬臣闔廬故
恥為禽焉司馬嘗在吳為闔廬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
與日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子賢不知三戰皆傷曰
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司馬已死剄取其藏其

身而以其首免傳言司馬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澤中所

謂江南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

奔即鍾建楚大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即

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

成然之子鬪辛也昭十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

死天命將誰讎詩雅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頑反寡

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疆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

滅宗廢祀非孝也弑君罪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

女鬪辛與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

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也匿之周

室何罪補注傳見吳子與夷狄相敗不同雖君若羸報周室

齊桓召陵之役其辭命未嘗及此

俞云此全是報仇雪恥之師楚意而吳恐故長驅直入至國破矣至矣矣子胥之怒已平原非有意滅楚所以不旋踵而復其中皆在員調撥

隨人不敢以王與吳全賴鑪金前既不敢見王後亦不聞受賞蓋深惡中原陪臣之橫而以恬退風世者乎

獨云通局以伍員申胥為起訖分明以必覆必興為

楚之危同于蔡復于山窮水盡時別開徑路都是絕處逢生兩兩映照儲云此哭千古古氏寫照亦入神

施及寡人以獎成也天哀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也吳人在其南子期昭王兄也似王逃王而已

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亦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同小而密運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

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楚若鳩也楚竟敢不聽命補注隨人知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

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王使見比王臣且欲使盟隨人辭曰不敢以約為利附注不敢乘君父王割子期之心以與

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初伍員與申包胥夫楚大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也復報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

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也荐數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

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吳有楚則速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其分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士也若以君靈

抽之世以事君撫存恤也歸義包胥逆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

附注隱也諫言未獲所竄隱之處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

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詩秦風取其王牙與子同仇與子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秦師乃出包胥以張本

蔡侯於楚不共戴天之讎也誓死必報其志豈不偉哉故吳入郢而經子蔡侯以著國君復讎之大義傳分三截讀

史皇以乘廣死以上為柏舉敗囊瓦奔傳句卑以其首免
以上為入郢傳楚子涉睢至未楚所以不至於滅也從楚
師圍蔡叙起晉不能與蔡而轉使蔡滅楚與國之沈及蔡
被圍而晉復不救則皆遂死亡之禍應屬之蔡傳忽插伍
員一段字語佐之見兩入與蔡侯夙世之讎彼此印合而
蔡侯伐楚之請遂若適中其隱而從令恐後故蔡侯不發
一謀而吳之謀即蔡侯之謀也蔡侯不出一力而吳之師
即蔡侯之師也凡吳人大敗之又敗之五戰及郢勢如破
竹楚子之國破家亡其臣或奔或傷或死或欲殺或要言
或哭庭牆七日雖忠佞不同自蔡侯視之皆極快心之事
也庶幾可慰乃祖乃父之靈而實始於漢川沈玉一誓是

以君子予其志也 或曰報讎在蔡侯恩義兩盡報讎在

子胥有父子以無君臣其實不然仕楚當忠於楚猶仕吳

當忠於吳即懷云平王殺吾父即蔡侯子胥復讎之志也

鬪辛曰君命天也將誰仇即後人責子胥當念舊君之說

也夫仁孝知勇伍尚所勉子胥者傳為提出以見子胥不

殺昭王釋隨退軍一意獨往之中得彼此兩全之道故勦

強救弱勇也不乘人約仁也報滅宗之仇孝也無滅國之

名知也借鬪辛之語字字為子胥映照蓋深予之也吳人

責隨之辭語語嚴正曰周室何罪更極悽惋傳述之一以

見吳人伐楚故蔡便是扶周一以見子胥入郢有功未嘗

有罪不然司馬成仕吳亦故君也又于成無餘而成獻腹

背攻吳之策欲盡殲吳師將不得爲忠臣乎傳著初司馬
臣闖闕一語全爲子胥對照也傳寫子胥却不用正寫起
處用爲吳行人謀楚未用我必復楚而中間夫繁兩番策
戰皆由子胥設施吳人乃退亦是子胥留手無一語及子
胥却無字不寫子胥也未段則蔡侯之報讎忽移於申胥
庭牆吳立遂出秦師然則子胥復楚固爲蔡侯津逮而申
包乞師亦鈔蔡侯藍本且楚臣乞師於秦如此之難而蔡
侯一質其子吳師傾國而行可知吳之入郢正與蔡有同
仇之誼也一結順取包胥之以秦師至實逆照蔡侯之以
吳子入傳處處注神掾蔡釋經之義精矣 傳有班處宮
語杜註尊卑班次處宮室謂師入於郢楚人奔竄居停其

宮室而掠其財物也公穀誤以宮室爲妻室謂君舍於君
室大夫舍大夫室而欲妻楚王之母也噫甚矣毛西河云
昭王不知有母與否當其奔隨時取其妹季芊昇我以出
則在王之宮無不奔者未有舍母而獨取其妹者也若大
夫之挈室以奔則傳云蓋尹登涉其帑卽有偶爲俘虜如
葉公之弟后城從其母於吳是也愚謂胡傳乘亂肆淫經
不書子非也蓋吳爲恤難問罪之師入其國都無可非也
入郢之後但有爭奪俘掠使楚人無從安集無可字也直
書吳入郢而已

史記寫子胥以剛戾忍詢四字入手故掘墓而觀其尸是
著著已甚傳寫子胥以孝仁知勇入手入楚後是著著寬

裕竊以為子胥事。惟左得其情。他書皆謬。昭固平之子也。以強吳入。隨軍已臨其公宮之南。而隨人一言不交。一刃遽爾退師。舍其現在之子。而鞭其既死之父。愚者不為。且鬪。卒聞吳人之爭宮也。曰不讓則不和。吳師必亂。謂爭班次。奪宮室。肆意掠。其亂可乘也。若鞭墓而又殺人。取其妻女。如楚人當日所施於諸小國者。則鬪卒將明指其罪。何以但曰不讓不和已乎。申包胥乞師於秦。亦止云薦食上國。未聞別有指摘也。史以日暮途遠。例行逆施。誣為子胥自言。遂使忠孝自勵之子。胥抱恨千載。不亦悲乎。然史記吳越春秋。越絕諸書之誣。非無故也。荆楚憑陵。中夏垂二百餘年。天下諸侯皆束手受其屠割。聞吳人之入。喜可知也。故載筆者。張皇其事。於子胥如江上丈人。瀨中女子。於伐楚如孫武行師。吳宮教戰。於入郢如鞭平王墓。此皆積憤所激。為之附會。而決然於其如此也。豈知胥子胥之事哉。

知也。故載筆者。張皇其事。於子胥如江上丈人。瀨中女子。於伐楚如孫武行師。吳宮教戰。於入郢如鞭平王墓。此皆積憤所激。為之附會。而決然於其如此也。豈知胥子胥之事哉。



蘇文蘇文蘇文

以蘇吳八...

遠爾退師...

關字...

次...

妻女...

何以...

律...

射...

外...

映...

